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目錄

都察院十

巡撫

寗　杲　　王　哲
楊　武　　謝　綬
王雲鳳　　吳世忠
王　純　　張　璿
王德明　　歐陽重
汪　玉　　陳　察
李　淮　　劉　夔
徐　錦　　李宗樞
陸　珝　　侯　鉞
李　良　　趙時春

山陰張耀芳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日錄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

都察院十

巡撫

僉都御史恭惠楊公信民神道碑廣東

丘濬

正統己巳　車駕北狩胡虜乘機犯我畿甸時廣東左叅議楊公坐事居京邸　朝廷用言者起公守白羊口是歲廣東都司因越獄有司不能捕遂至嘯聚守土者附門自守召邊將禦之至則爲所敗報至京師廣人士寓京者聯名上章乞公　朝命授公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乘傳往至則廣城被圍者數月矣城中軍民喁喁然朝不謀夕見公至始有更生之望先是民之居鄉落者避亂趨城至則閉門不納及賊盡爲賊所戕脅從者日益衆公下令有司用木爲牌給民從其出入又榜示於外遣官招撫之於是歸附者日以千萬計賊勢日孤公偵其有嚮順意遣使往諭之賊首黃肖養曰吾輩得楊大人一言死不恨矣尅期來見賊果至公毅然欲往潘泉以下皆沮其行曰賊意叵測柰何公曰吾以誠待之毋慮也公出見賊羅拜泣下公諭以禍福且諭以更生之路賊衆以

大愈獻公受之不疑遂讙譟而去期以再會未幾賁
都督統大軍至賊遂中變歲庚午三月五日有大星
墜於城外對岸之河南十二日賁明都指揮姚麟者
來白事公出與之語姚既出公忽病作扶入臥榻即
呼其子珫曰我死矣不能終始王事知我者其天乎
語訖瞑目而逝城中居民聞公卒信疑相半既得實
爭走哭館下雖老嫗稚子亦至失聲滿城縞素爲位
哭奠者相屬陷在賊中者聞之亦曰楊公死吾屬終
無生理矣訃聞　天子悼惜遣官諭祭如禮公卒後
僅閱月大軍即平賊凡賊所經之處盡屠之民受刑

者輒仰天歎曰使楊大人在吾人豈受此禍哉旣而耆老黎善聚等赴京乞立公祠從之事下爲忌者所沮忌者旣去有司始立公祠於廣州府城隍廟之傍水旱疾疫必禱焉民有事訟於官不得其平者輒具詞焚於祠下廣人至今過其門者輒舉手加敬嗚呼古所謂生爲豪傑歿爲神明者公非其人耶公諱誠字信民以字行紹興新昌人也領永樂庚子浙江鄉薦宣德庚戌由上舍選爲行在工科給事中丁內艱起復改刑科正統癸亥吏部尚書王文端公薦佐廣藩陛辭受旨許以言事公旣抵任時按察使郭智奉

物整飭兵務事多自專公首疏其不法事郭遂去任而黃翰來代之黃所爲益甚公復上疏發其奸詞連僉事韋廣廣亦誣詆公俱逮下獄公就逮啟行時廣人爭攜金帛就舟相贐公一無所受而黃舟則爭以瓦石擲之既至法司鞫得實黃坐除名凡奏公他事皆涉虛惟鹿鳴宴簪銀花一事行勘尋白廣之軍民狀公德政相率赴三司保畱乞備其事上聞亦有既涉萬里直詣闕庭者前後以數千計及公在白羊既受命邊城官軍不忍其去亦赴官保畱之公之所至得人心如此公宅心仁厚見人有患難不啻在已汲

汲然爲之惟恐後惟疾惡太甚見人有不平事輒挺腕爭辯用是見嫉於人方在學校時見儕類有過舉者輒切切不置及有當爲事衆方推避即奮身爲之人多以矯激目之久之見其事事皆然亦皆帖服葬毋時倩夫舁塚石每夫公代其舁數百步人遍乃止或曰何自苦如此公曰葬吾母而專役他人於心安乎家居時聞鄉鄰兄弟不睦或構訟者輒至其家勸之不從明日復至人雖拒絕之不厭也必從而後已邑有朝妃渡每歲爲暴漲所阻公率衆督工堰石爲步至今行者過之必曰楊給事中力也官禁近時嘗

一奉勅整點江西軍伍所至求民瘼除宿弊事竣回
條上所詢民情五事皆當時急務及佐廣藩時承平
日久禁網疎濶嶺海之間民物殷富仕者類以黷貨
殃民爲常公至一以廉潔爲心而凡事行之以寛公
退之暇即出公署門徐步街衢閭詢問父老以民間
利病反覆款曲必得其情而後已嘗有民以公事至
長藩者欲繫諸獄公曰彼無罪姑遣之去至期自來
可也長曰彼無保任者公曰僕保之民感公恩信繼
之去至期皆自來公所以感人心者大抵此類也嗚
呼今世之爲政者豈復有如公者哉公卒後二十年

是爲成化己丑朝議凡大臣有功德在人者皆加謚
贈賜公謚曰恭惠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詔傳 徧建 實錄

陳詔浙江青田人宣德五年禮部會試第一歷監察御史四川按察司副使僉都御史爲人平恕周密無估勢贓物之失閩中盜起詔奉命往宣德意以安輯之華心向化者多景泰二年九月還京卒遣官諭祭賻以鈔幣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陸君矩墓志銘 延綏

蕭 鎡

景泰六年二月七日叅贊延安綏德軍務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歸安陸君以疾卒於邊訃聞上爲之悼惜旣遣禮部官諭祭又命有司給舟還其喪歸安治墳以葬舊制朝臣四品以下無治墳者蓋特恩也君諱矩字仲舉陸氏世家湖之歸安曾大父原周大父子貞皆不仕父諱斌以君貴封奉政大夫刑部廣東司郎中母潘氏封太宜人君生四歲郎中公坐累謫籍河間之阜城以故君爲阜城人弱冠補

邑庠弟子員宣德己酉京闈中式第癸丑進士授刑
部四川司主事正統中陞本司郎中未幾丁太宜人
艱服闋改廣東司奉命從征閩寇今　上即位以功
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鎮守真定諸郡以郎中公
喪去位起復遂有延綏之命初君為主事即究心刑
名而時事尤所練達時尚書匡南魏公以嚴稱然
獨喜君每大獄付三司鞫問輒授君起草君雖執法
不撓而能濟之以寛數見聽用又嘗勅三法司審在
京疑獄君於其間尤盡心委曲頼全活者甚衆其為
郎中也有歐榮者以邪術魘魅論死連坐者十數人

當此時凡錦衣衛官校所慶得者莫敢議君獨議其
究大理寺審錄未允劾君當落職會御史陳克昌論
列其事詔多官覆按一如君議遂領職如故於是君
聲聞益彰其從征閩寇適尚書淮南金公總理軍政
奏君自副是時主將不戢士道途所經民不勝其擾
金公嚴禁制之凡號令敎奏之文一出君手軍士屏
息不敢出氣至則賊渠已死餘黨據山寨自固官軍
分道並進君與副將保定伯梁瑤獨當一面所力以
攻刻日破之擒其僞將而盡釋其脅從者閩境以平
君之功爲多其鎮守保定諸郡當虜寇侵掠之餘民

往往肆散不止君招輯撫綏之百方發德州庾粟數萬石賑其饑者民志始定有張都督舍人監玉者乘勢奪民田莫敢與迕君即奏論之抵罪而歸田於民民乃欣然相告語葢襁負而還者如雨比公之發單民父老連章奏留之君懇陳於朝始得去其參贊延綏陞辭 上賜之楮幣二百錠璽書諄切葢以西北重鎮委君也至軍號令一新未踰時廢墜者日以修舉邊人私相戒曰今參贊公非故參贊公之比不可犯也明年春方行邊冒風雪得疾亟還竟不起時年四十有八將佐以下男哭之皆哀軍士有出涕者京

郷之人聞之無問識與不識皆嗟惜焉君性明敏爽達而温然可即勤學問工楷書事父母盡孝道其兄仲翰早卒鞠其遺孤子女加巳生友其弟平敬之必期有就蓋父子昆弟之間無間言焉處鄉黨御卒下無賤貴疏戚必盡恩意有不給者周之惟恐不及與人交終始弗渝嗚呼若君者可謂純篤君子者矣

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徐公瑄墓志銘 廷機

商輅

公諱瑄字子敬姓徐氏蘇之嘉定人高祖道瑞曾祖廷玉祖公行世有積德父茂宗累贈右僉都御史母王氏贈恭人公天資秀穎自幼嗜學篤於孝弟年十八已有才名進補邑庠生正統戊午發解京闈己未丁內艱乙丑登進士第觀政都臺尋丁外艱服闋授四川道監察御史諳練老成臺端推重景泰庚午奉命捕京畿盜賊法令嚴明奸宄屏跡壬申巡視山海關武備整肅內外寧謐癸酉出按西蜀丙子復按東

廣所至稱慶郡縣賙民疾苦禁戢貪暴疏濬寬恤人
心悅服天順戊寅北虜犯我西鄙　上特陞公右僉
都御史復巡撫延綏慶陽諸處兼贊理戎務公至奉
宣朝廷威德訓練士馬撫輯兵民偕一二鎮守總戎
大臣同心協謀出奇應敵初與賊戰於孛羅池溝亂
退至半坡墩明年戰於金雞峪又明年戰於雙海子
斬獲無算賊遁去公籌畫之功居多　上聞而嘉之
累賜璽書金幣慰勞公益加感激申嚴戍守督理屯
田廣積儲飭修明學政使人曉然知尊君親上之義
一時士風爲之丕變無何聞繼母顧氏喪乞還守制

上以西事未寧奪情不允自是出入邊疆觸冒風
露觸罹寒疾甲申上疏乞致仕辭極懇至遂得請而
還因念久歷仕途曠於祀事即居第左偏創祠堂以
備蒸享延師就家塾訓誨子孫處鄉黨有禮撫族姻
有恩遇患難者扶翼之貧乏者賑卹之或與梁朽壞
不便於行者修建之其急於為義類此初號顧貞後
於城東西各買田築室為遊息所更號野莊道人時
與搢紳士夫往來宴會徜徉自適人謂有香山洛社
遺風公生永樂壬辰九月日享年六十計聞特遣官
即其家祭之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侃傳 山西 實錄

李侃字希正順天府東安縣人正統壬戌進士授給事中進都給事中己巳之變一時言官會發言事侃居其間多所建明景泰七年嘗面糾戶部尚書金濂格詔徵斂罪有言宥之侃膝行近前厲聲言濂罪不可宥遂下濂獄易儲議下侃與林聰等初不肯署名既而不得已乃署選官僚以侃為詹事府丞兼司直郎時史館欲採宋元事實倣朱子綱目例續其書奏選文學之士充纂修官侃與焉書未成而 英廟復辟改太常丞丁外艱改太僕丞進少卿未幾陞右僉都

奏遷
擬不
職

御史逆擁山西兼提督鴈門等關首奏遷按御史李
傑不職傑坐除名貪墨者望風斂避有生擒虜酋小
石愛子者虜備駝馬來贖侃請歸之以結其心從之
時邊方無事侃於固圉廣儲選將厲兵之外專以變
化風俗興起人心爲政時時有所建請施爲多合人
情惟欲令吏胥服儒巾以變華其心頗近於迂尋以
丁內艱解任軍民攀留至不得行服除再陳休致如
所請成化二十一年九月卒年七十有九訃聞遣官
諭祭常例外特賜葬侃氣節方剛論議持正無所回
撓好學嗜書平居手不釋卷性尤孝友事親備極孝

道虜犯京畿二親在容城請告冒白刃迎之人以爲難晚年家居貧甚歿之日幾無以爲殮子二人中進士德恢今爲嚴州知府德仁刑部員外郎

僉都御史盧公祥傳 延綏

黃佐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其兄仝州訓導覓游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壬戌登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項文曜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謔之則曰吾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章疏剴切多見聽納戊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艱歸甲申補順天府丞其冬升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巡撫延綏王則嚴武備肅紀綱明賞罰屢平虜寇朝
廷有白金文綺之賜議者欲進其秩銜與銓部有隙
遂爲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沂順思求退休順答曰
昔人謂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論者有猶豫留府之誚
舅何爲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
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同官林聰獨厚凡
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相頡頏云祥嘗學
春秋於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舜臣暨俊皆獲
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者益盛所著奏疏詩文號
行素集藏於家

僉都御史鄭公寧傳　實府　　李濂

鄭公寧字志道別號靜齋世爲開封之祥符人正統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登進士甲子授刑部湖廣司主事三載考績推封父母如其官已擢本部陝西司署員外郎未幾改湖廣司景泰改元庚午銓注江西司員外郎六載考績擢廣東司郎中公之在刑部世十五六年精於法比諳察遯服直隸顏山周氏武斷不法事聞公奉勅往勘周託一京職懷金夜餽置牀欄間速出公追而還之曰勘問自有公道何庸賂爲其人慚謝公竟寘於法壬申聞外艱還汴有邏卒

獲鄉人爲盜者贓咸曰此鄭郎中家物歸之公不受曰物有相似毋相誣也甲戌服闋復除刑部山西司郎中奉勅清理南畿冤獄讞辯平反曲當情理用是素望益著天順改元丁丑選郎署才望老成者出任方面公被薦超遷四川右布政使陛辭奉綸音丁寧至再命內府給寶鈔光祿具酒饌以賜之公入蜀適劇盜趙鐸嘯聚倡亂公勦滅之撫臣以聞　上賜綵幣二襲以示嘉獎戊寅入賀　萬壽聖節事竣還任有唐千戶者妖言惑衆逃避深山中爲砦自固撫臣徵兵撲勦公曰此愚民耳可不煩兵而解乃屏去兵

衛單騎入砦諭以禍福千戶感泣請藉不假兵力而地方以寧公嘗以公事連坐或唁之公笑曰此公罪也吾輩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耳人以爲名言成化丙戌公同保國公朱永征勦石和尚等功成受白金綵幣之賜丁亥九載考績進階通奉大夫贈大父父皆如其官尋擢太僕寺卿仍食從二品祿戊子改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盛暑築城堡工役數千人天久旱有司祈禱莫應公曰此勞民弗息之徵也乃下令罷工是夕天大雨稽事有秋邊人胥悅辛卯聞內艱復歸汴家遣官諭祭葬厝甫畢部奏[illegible]

起復仍舊職公固請終制不允再至鎮軍民咸迎拜喜曰我公來矣逾期移撫大同公在邊鎮數年邊場無事幕府多暇日延見境內士大夫咨詢民瘼次第舉行甲午以末疾乞骸骨不許凡三上疏始得請其歸也囊無餘貲居閑十四年服食澹泊數至匱乏丁未詔在京五品以上官以禮致仕廉貧不能自養者有司歲給食米四石弘治戊申四月卒公質直謹愿雖貴顯接遇鄉人殊優厚是故鄉人多稱之諭曰天順成化間汴中士風醇厚鄉大夫致政里居者情好甚篤絕無嫉忌而人品亦由是可見濂為童子時

敝廬與鄭公巷相對稔聞鄭公謝邊事而歸與同時諸老爲嘉樂會每會則薄醪常果觴餘易辦文談情話眞如兄弟焉當是時宦吾邦者如巡撫江浦張公瑄布政眉州吳公節咸雅重諸老稱吾汴爲君子鄉且垂念貧乏時有餽遺以爲飲讌之需公同會者十一人曰都御史婁公良左布政使張公斌丘公陵參政楊公鐸副使劉公安參議賈公恪王公祿僉事呂公益和公維運使張公遂皆年七八十歲而劉則九十餘幅巾藜杖禮度雍雍眞有古昔敦龐渾朴之風嗟乎今不可復見矣里俗日媮竊懷前輩爲之慨然

左僉都御史張公岐墓志銘　遼東　彭　華

公諱岐姓張氏來鳳字也其先山西徐溝人永樂中徙河間之興濟祖廸夔州府知事父縉交城教諭母逯氏公自景泰庚午領京闈鄉薦甲戌登進士第觀政刑部乙亥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天順辛巳遷浙江按察副使成化丙戌來考績南歸至杭召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視院事居無何奉璽書巡撫畿甸明年改巡撫遼東丁逯夫人喪特恩賜祭葬襄事畢即起復赴遼乞終喪不許又明年以督餉有功轉左僉都御史給三品俸又明年坐累除名歸田里歸時虜寇

復其官仍家居居五年而卒公負氣懷材識胸次圖
爽明决遇事敢爲視天下事若無不可爲者與人交
披示肺腑耻作喉吻中語事上謹御下嚴待僚佐以
禮然事有不可者斷斷見言面初在刑部郎中以新
進士易之一日宿齋滑攜酒劇飲酧公公不受諸役
之公曰此豈强酒時耶以法律人而自違法若此其
柰何辱我其人愧謝乃已及爲御史讞獄劾奸貪無
所避其在浙也所至凛然郡守衛揮使以下顧指氣
懾莫或敢喘息撫綏幾甸晝夜盡心力民賴以蘇於
遼陽御將士如束濕汲汲剗宿弊剪豪猾猾卒有相

牽告者事連公朝廷遣官往訊驗之遂逮公至京公暴處非所不勝忿奏言訊者偏徇并下獄簿責對狀公痛自悔恨曰吾爲大臣得罪宜即伏乃若是耶即引伏然所所伏罪當贖且還職乃竟罷歸公以微罪罷公卿大夫士過祇跡其門公亦輒與傾倒酒酣耳熱意氣浩若平生不少沮故人皆意其必復也而竟不起春秋僅五十

僉都御史岳公璿傳　遼東　李濂

岳公璿字文璣河南祥符人自幼以穎敏稱博學善辭令景泰庚午鄉舉明年辛未登進士第選授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丙子三載考績進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天順元年丁丑　英廟復辟銳意維新之化乃慎簡天下賢俊分任百職尤屬意東南諸大郡而公以才望擢知湖州府下車首詣學宮謁先師孔子暨廟學並廢弗庇風雨公喟然曰廟敝如茲何以妥靈學敝如茲何以造士乃諭郡中好義者咸助貲修之而先捐已俸爲之倡復擇諸生者民篤實勤敏者命

之監督工役迨年落成舊時春秋丁祀樂舞久廢公敎延太常樂師於樂舞者董正大成之樂以肅祀事觀者歎容郡有何山晉何楷讀書處在道場山之西南是宋安定胡先生寔葬於此公曰斯郡爲安定先生過化之地而墓在境內吾不可不往謁之至則封髮荒涼樵牧擾擾乃考定侵界而封樹之禁樵采者弗得入故有表思堂碧澗菴乃祀先生之所亦皆廢乃又捐俸爲倡而僚佐以下洎郡中士大夫皆樂爲之助立神道門闢淤塞路構堂六楹追蹤表思碧澗之制以嚴先生之祀君子以爲有禪風敎云郡城之內

有水横貫於南北曰雪溪溪之上游有長橋焉名伏
龍橋又名東駱駝橋寔往來所必由者故有橋以木
爲之屢修屢圮公曰此非經久計也乃以石易木環
以三洞規制宏偉民至於今利之先是湖州屬邑田
賦科額不一而加耗無定則吏胥詭弊滋甚公疏其
利病於朝乞每歲正賦外加耗一斗餘悉蠲去制曰
可遂著爲令郡邑稱便公在任九年民懷其惠成化
丁亥考績受誥命進階中憲大夫尋擢山東左叅政
未三載聲稱著聞超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
東甫履任遽卒時辛卯七月也得年五十有二所著

有仕優小稱公襟度恢廓不屑屑細故臨民以寬示
事苛刻而事亦無不舉者故所至人思之論曰余嘗
會司空歸安蔣公瑶於夷門時公以副都御史巡撫
河南亟口稱岳湖州政蹟以爲今不復可見且曰岳
在湖州則爲名宦久已祀之學宮與安定胡先生聯
俎豆蓋胡以教岳以政也其在祥符則爲鄉賢宜與
韓伯俞聯俎豆蓋韓以孝岳以忠也余歎賞其言今
開封郡學祀岳公於鄉賢祠寔奉蔣公檄云嗟乎岳
公殁殆八十年其家衰削無應門之童余爲郡諸公
作傳數問其家索事實片紙無有也欲採所聞於父
老之口及湖州士大夫所稱者若

中憲大夫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張公綱神道碑

順天　劉珝

大振張姓綱名上世本順天府密雲巨姓國朝洪武初徙山東濟南之長清今為長清人大振儀觀端厚性行純雅平居未嘗疾言遽色待人平易近情君子曰張公古君子也凡六經百子古今故實靡不精覽形為製作惟理是主弗事雕刻尤深於易景泰庚午高舉東藩主考錄其文於梓以為學者式甲戌登進士授監察御史奉法不撓人不敢干以私時有爭業指揮者曰羅琪羅理理結權貴欲强得之大振不可

卒[illegible]林其事曆吏屬有隙會曰此重事非其人恐弗濟大振奉命而往一覈審之是非昭然具疏以聞義遣太監覆之一依大振所擬巡按湖廣有死罪六人臨刑大振擬其冤及廉其跡果冤辨之得免湖湘風俗甚淫以葬爲末務婚姻必論財大振出檄曉諭民用丕變率遵古禮再巡直隸罪人王恕等數輩有司置之死大振曰某犯律該某罪某犯律該某罪據法得不死咸釋之民家有犬傷人有司以犬家償命大振曰犬物也而以人償命是視人與犬同卒辨出之至今民家爲立祠以祀用是人稱曰老包蓋擬之包

包拯也成化丙戌陞江西按察副使浮梁窰厰積弊深痼爲痛革之民心稱快又吉安諸郡投狀無慮日狀必連數百人大振一一剖析不數日囹圄空虛寮屬敬服庚寅陞湖廣按察使下車之初見三司設鋪戶倍買市物剝下益上卽革之大植風紀搏奸盜滌巨蠹有司望風膽落吾民得以安堵風槩氣節炳耀湖南未幾陞左僉都御史奉勅整飭邊備自山海關直抵居庸紫荊等關凡城堡隘口低淺者修之傾圮者植之又於要害處設欄馬大石樑頭欄以拒胡虜之衝突軍職自都指揮而下不職者黜之邊事稍寧

郎應順天府地方慮民怠於農事奏置勸農官栽植
桑棗藝麻萬萬株至今民食其惠又以各處倉廩空
虛奏行有司積糧備荒歲前後所上章疏大抵皆爲
國爲民之言用是人稱曰得體甚道其不屑屑於細
務也三年滿奏　勅賜封贈如例丁酉五月偶得風
疾即疏曰邊關重地社稷攸繫臣非才恐孤重托况
加以疾令於京師療之又疏曰臣延竪京邸近一載
未愈是終不愈也上憫其誠遂允所請歸家未踰年
而不起計至　朝廷遣官致祭并治葬域云得年五
十又五生永樂辛丑三月日卒成化戊戌五月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朝遠傳 甘肅實錄

王朝遠名漢以字行江西進賢縣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監察御史天順中坐劾石亨等𡚁狀黜知衡山縣會天變未行癸未巡按廣東時廣西猺獠越廣東境縱橫猖肆前此巡撫者匿不以聞朝遠至則巡撫者阢土二以聞於朝始命韓雍趙輔往征之不然兩廣幾於不守矣成化乙酉巡按浙江戊子陞陝西僃邊副使時西北邊有警宿重兵榆林饋餉告絕朝遠多方葺運師賴以濟以功加三品俸尋進陝西按察使久之進左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未久以疾乞歸成化士

六年七月卒朝遴書事功頗以才能自負歷官亦寡過然其所建立亦不能稱其位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霖傳　蔣鏻　實録

汪霖字潤夫直隸六安州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監察
御史征兩廣紀功還陞大理左寺丞秩滿陞右少卿
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山海等處邊備
兼巡撫順天等府成化十六年四月卒賜祭如例霖
温恭儉素不立崖岸在大理時亦僅僅循常轍惟遵
撫京邑時汪直勢焰可畏所經行處守臣極力奉承
之惟恐後屢往遼海道霖每內寢待以常禮直怒有
不平語或以語霖待之不改其常直久之怒亦解其
後奉承者因之以敗君子以是多霖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左鈺傳山西　實錄

左鈺字廷珎直隸阜城縣人自舉人選授監察御史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理環慶等處兵備遷副使成化十四年預征岷州番賊以功陞從三品俸十八年進按察使十九年召入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改巡大同既而召入理院事二十二年復命巡撫山西兼都督鴈門諸關弘治改元以言官劾之致仕三年七月卒賜祭葬如例鈺爲人强敏有權略善以言語中人意初韓王取假子自紹事敗連歲不決鈺爲僉事承按之一訊得實時稱其才又嘗以事忤太

監汪直輒以辯說免禍云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傳　雲南

巡撫雲南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楊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縣人天順元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陞嘉興知府九載秩滿超拜浙江按察使以母喪服闋起爲右僉都御史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爲治中陳翼訐奏左遷雲南按察副使進湖廣按察使未幾復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道卒時弘治元年十月也訃聞遣有司致祭繼宗廉介峭直人莫敢犯而爲政恒便於民其在刑部時憫獄囚多瘐死者每將其飲食令三日一櫛沐全活甚衆在嘉興惟以一蒼

頭自縊有富民張姓者坐侵盜官絹繫獄御史張數
按臨日即入獄無因指問曰是無失主繼宗曰朝廷
即失主又曰無原告繼宗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慙而
退布按司官行部者事畢即去不敢久留其境既去
民懷其善政爲立去思碑在浙江憲度甚肅初藩臬
諸司所用多取辦於民中官鎮守者供億日費萬錢
繼宗一切革去以及解所任時悉取解舍中器物籍付
有司篋中惟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及爲御史時畿內
多權貴莊田有侵占民間者奪而還之其風力如此
繼宗歷官中外所至有聲而其行事雖未免過當然

氣節有足尚者

楊公清政錄　　吳道賢

公名繼宗性資鯁直言動不凡稜稜有風峭觀政刑部即有能譽時福建司缺員每淹禁數百人尚書軒公命公往聽之不旬日曲直皆判衆論奇之　金吾千戶李銘偏愛欲襲其庶子誣嫡子不孝將決公疑而再鞫之竟得其情　河間府獲強盜遣里甲張文郭禮解送京師中途遇夜盜自釋刑具而逃張語郭曰人言縱盜者罪與盜同予二人俱死不若留一人汝母老寡兄弟汝可為解人予為盜可全汝母子之

命郭康謝褒以刑具自服到司公疑其言動非盜疑而審之得實二人遂俱得活其眞盜後亦爲人所擒云　嘉興素難治王忠肅公以公薦公不攜家累止蒼頭一人若旅寓然六事備舉尤加意學校三四載積粟數百萬歲饑民賴全活而浙東數郡又移以賑之下車屬吏參謁卽戒之曰近民之職惟守與令而已其長賢則僚佐皆賢爾爲四民之父母庶官之觀效可不謹哉爾有不職較之僚佐必加罪焉我不輕貸自是終公之任官屬少以墨敗者　每牀夾時會書畢卽銷倒批文恐妨民日力凡上司文移至期三

五日完少濡滯即責當該官吏其准民詞慮有不能自達者自月是日無限期門無阻遏巡守每經歲一至郡府治安靜而公猶缺然不自滿足謂七邑之衆我豈能悉得其理往往論四境有寃獄聽令上司告理而民終無片紙隻詞赴訴　額賦有夏秋二稅夏稅視秋僅百一而會計催徵之法里胥比併之勞與秋等糧長緣是侵漁數倍况時値耕種小民不堪暴斂往往逃竄墮業公乃立法併於秋糧中徵之由是民得安於田畝公後會計秋稅歲得羡餘若干補其數故終公之任夏稅悉蠲民至今德之　國初民不樂

任學校之人每提學考選里胥必以其學歷而人又多以計脫公嘆曰人才國家之利器今若此何以爲國乎乃廣建社學擇師爲教八歲以上不就學者罰其父兄歲終羣試進其秀者補弟子員復其家賜其不給時與諸生講解經義點竄文字季考先德行次文學以勸懲之又刻惜陰箴世二篇及方正學宗儀九首頒示學者人知向學寔自公始　郡之科徭往往出派于丁田公懼有假是以營私者乃預撮每縣黄冊通籍每年丁田之大數凡若干科徭定額凡若干計畝及丁該銀凡若干其拋荒優免加派者不與

焉每歲發縣按而行之其田多力寡者使之出銀定爲柴薪皂隷之類田少力衆者使之出力定爲祗候弓兵之類裒多益寡彼此均平用是民無漏報官無擅科今有定額不出五千而違例斂至萬計曰空閑銀民於是乎重困而益思公不置云　民俗嗜鬬輒壓溺小兒以誣人被誣者雖不至抵償然檢勘再三則吏仵里胥及勘官之不廉者乗機需索所費不貲往往家破而身或不保公知之時加曉諭有犯者必反坐如律若毀其什物而有所詐取仍追償之自是民知所儆而小兒之獲全者多矣　府縣編僉舖戶

以供買辦官多以賤直與之亦有全不給而反罪罵
者且所買動至千百或販易以規利及官府所有又
高價散之民不能堪怨讟載道公一切革去之市井
晏然　土豪張某縱惡害民盜賊多窩聚而歸其賍
家益饒裕且交結權要府縣相視以目莫敢發一言
公下車時張某刼桐鄉起解官絹公廉之得實縛而
寘之法會當道行郡張厚賂之召公諭以張無原告
爲辭公曰知府朝廷之民牧也而張所盜者官絹何
原爲若欲原告請以　朝廷爲失主楊某爲原告當
道語塞慚愧夜半馳去張竟以罪死於獄人咸快之

成化間清軍孔御史按郡里老多被箠楚至死者
公揭示要衝曰孔清軍打死人役赴府報名孔見之
無如公何而刑酷如故公入告之曰爲治貴識體今
公以侍御清戎但當剔奸剗弊懲官吏而已若逐
里清審此有司之事非憲臣體也孔不能折乃委其
事于府臨行亦欲訐公之短直入公衙公遂引入臥
內几上惟圖書數卷床頭一衣篋公復啟而示之孔
愧服而去　屬亢旱苗盡槁深憂之於是去冠帶跣
足走烈日禱於城隍引罪自禱畢須臾雲起雨下如
注田野沾足秋大熟　於郡邑學官皆優以賓禮見

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上坐曰吾爲郡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其有倦教亦譙讓之曰有司廢法貪墨其害止於一時然未嘗不受天道之報學官不能盡心教人致誤人家子弟其遺害有不可言他日天道報應又將何如耶自是師儒各相砥礪惟恐有過云　臨春秋大祭不惟品物豐潔且極其誠敬齋宿必拉僚佐處於郡之慶嘉亭令不得有鋪設床褥之費雖其他郡屬之祀恭恪亦不少替既至壇觀取其羮嘗之有不精潔必責之執事　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必纍

訪之雖未應奏請旌表者亦必親過其閭誘掖獎勸使民知爲善之榮重禁民之游手無賴者博奕樗蒱之具入不得竄而宿娼之戒尤嚴毀淫房殆盡至於符籙師巫邪術之家皆痛懲之　政清訟簡長吏按部往往不越宿而去時有中貴人以監織造來閩在他郡橫加箠楚以要重賄公戒堂長弗之賂惟遠餞之彼亦稔知公名重其遣人相迓也因問公嗜食何物公北人好食麵衆以是對既至卽欵公於舟中以金盃行酒公執而笑曰是無乃太侈也乎已而曰郡民難於供應請無久駐中貴遂辭去　嘉興七縣錢

[illegible]頭他稱爲治書櫃長人役有多收斛面尖頭事發
公嘆曰是弊自上始設無所規取下之人敢縱放如
此哉於是先革管櫃官吏之賂遺後治其罪故比時
徵收石米但增三升而已頃年以來少至四五斗多
則倍而徵之不知其利何歸也　生員汪順家冀田
與豪右地宅相界欲兼併不得遂誣以不法事比提
學按郡試諸生唱名獨不及順公問焉提學公曰順
有發其過惡者將黜之公曰順在學有文行必以地
界之故爲仇家所訐耳請覈其狀果然順得白後歷
官王府教授　郡民有憸倪者家富多善行公每保

全之既滿去倪子生員沐送至蘇公諭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勵以持門戶既出百金爲贐公笑而却之後果有以軍事訴懊者家道竟以不振　凡民一見問姓名雖數歲無不識者秀水民周可立公嘗見而識之未幾以罪匿捕之弗得後幾年更名立復充他圖老人以鄉民違法事呈公公曰爾非周可立乎吾求爾數載不獲今以違法告人耶若違法則莫如爾者周服栗服罪於是人皆悚懼莫敢有欺　鄉士大夫素服公剛介不敢以私囑然遇祝賀期雖龍鍾老疾皆扶筇而至當隆冬時

禮畢則熾爐圍坐款以酒數行有不至者必人問之
自是舉行大禮肅然如在　朝廷焉且知其人未嘗
不恤其後有知縣趙完居官廉謹家甚貧未幾縣僉
其孫宣爲府門子公見其雅傍問之乃完之孫也即
日免役仍責其縣之定均徭者　雅持儉素食用不
厭粗糲嘗飯同僚於外館所具惟菜肉而已他官或
至羅列則語之曰此無乃民之膏脂乎及鄉飲賓與
之宴則務欲豐腆若出二人其豐儉適宜如此冬夏
之服惟紗段一襲必用本等綉補叅謁上官無異乎
居雖朝覲謁見必服之或曰不可公曰此乃制服也

舍此將安服耶當道知其人亦弗之訐　成化初中官汪直用事竊弄威福勢傾中外大臣將相多出入其門公朝　覲至京直聞公名而未識欲得一見公執不往人皆爲公危公不爲意直亦敬憚之　郡張昇者父子兄弟號爲四凶結黨害人事發則以賂免公召語之曰汝輩爲惡日久若能改過不汝咎後犯又賂臬司欲脫之公不從父子俱寘極刑民歌曰虎豕害除其樂何如烏府受賂黃堂不輸　屬邑有孤子王得兒生七歲父母早歿家甚富俗稱十萬王家族人利其有將陰害之公聞之以其家貲盡貯府庫

長而有室乃盡遣之　獄有重囚久繫者賂遺獄卒皆縱其儕匪一夕逃者七人　公遣人捕之弗得禱於城隍廟越數日忽夢神告囚所匿處遣人捉之果得其三其四亦為近城人所獲公之行孚於神明有如此者　公能察識天文凡言水旱陰晴氣驗秋耕納稼時天極晴霽人多緩穡事以俟堅好公忽屬耆老而謂之曰大雨不日至矣農人宜急收刈言之數次人不以為意既而大雨浹旬禾之在田者生耳民皆神之　兵書項襄毅公在　憲廟時掌都察院婿千戶沈禎怙勢為惡公每升堂僉一白牌令隸立府橋

呼曰告沈禎者入其父子青衣小帽當府門跪伏凡
月餘得其狀百餘俱未有重情乃徐召其父子入諭
之曰吾欲汝改過爲善保爾身家密將其詞粘連爲
卷封志一木桶中公秩滿臨行付架閣庫收貯語其
吏曰日後嘉興有大事方啟此桶人不以爲意終公
九年沈猶不敢大肆及公去勢益張未幾項落職回
東廠訪得禎爲惡狀　朝廷遣法司按治將抄沒其
家監察御史侶公責府縣禎爲惡卷案無得官吏屢
受箠楚一老吏忽念曰楊公行時留此桶試啟觀之
乃卷案一封上批曰權豪勢要之家贓官束手難行

日後充軍充軍乃禮爲憲事也送入察院倡公見面嘆曰楊先生神人也即依擬將禮問遼東軍後宥回前此鄉人欲爲公立廟禮子輪首出銀十兩且曰吾家所無公在必無所顧忌後來必抄沒矣今得存其家是公之賜也

郡在黃龍辛亥由拳野稻自生遂名郡以禾興距今成化癸巳幾千三百年矣適公在郡嘉禾盛生每莖雖根二節間又生一莖秀二穗或雖根三節節間又生一莖秀三穗或生四莖五莖秀四五穗經歷司進缸栽稻二本亦如之郡民范俊等獻於公謂公德政徵公謝曰郡志古有是瑞此氣運

循環使然耳然人益重其謙德云公守郡九載去之日郡父老擁車前不使行有抱其履欲解靴者彷徨道傍久不能遣驛門為拆公命取篋中衣謝父老父老前爭得衣公遂得登舟行　自郡守擢為按察使至浙即榜示曰訪得鎮守府三察院布按二司及分守分巡道書手某某等舞法害人自本職到任之後許令自新否則問遣如法越數日尚有倚戀鎮守府者公往縛之曰此輩但知利已不知壞上人名節我當悉為掃除之鎮守亦聽公執法莫如公何　公在按察時有常積倉官十餘員以折糧監併歲久至數

子女以償者公詢之其論其故遣倉官送月俸二千命量之正數外尚餘四五斗較他衙亦然且曰此常規耳公因悟前倉官膺權之故出而審之得其實欲奏聞衆懼請於公公曰俸者民之膏脂也食之而能盡職尚有天殃況正數之外乃其子女所易食其餘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忍乎衆因願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起送　藩臬諸司供用什物皆取辦下民鎮守中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彼權貴者亦自望風裁省民受其福公至浙素知所屬官員貪殘爲民大害即召而與之約誓曰爾罔凶頑一夥之

告士大夫皆知為民除之不知已身為萬民之害所謂責人則明責已則昏如子女玉帛之兼致車馬器玩之並取大肆貪酷作進秩之階廣交勢要結固位之具為害無筭今與所屬約誓欲除在民之害先除在己之害二害咸除一方迺寧以是大小官僚恐懼奉法無敢犯者　成化庚子鄉試公為監試官得二上卷即具服焚香再拜同事者詰之答曰人臣以得士為功二子皆奇才也他日當大魁天下吾為朝廷得人賀耳及開卷乃王華李旻也復曰儒士王華嘗作首但非由學校作養無以激勸後人因以李旻為

昔徐王華中辛丑狀元李旻亦中甲辰狀元衆咸服
其知人　呂文懿公原在內閣書辦　憲廟以廉吏
問汪直直以公對后公掌浙臬每發鎮守張慶之弊
慶兄敏在司禮時　上前以語中傷公　上曰得非
不要錢之楊繼宗乎敏惶懼因遺書於慶曰可善遇
之　聖上已知其人不久擢去矣　聞太夫人訃即
日奔喪命吏檢其所用什物歸於官其行也惟大明
律一冊衣數襲而已制終詔起陞右僉都御史整飭
薊州巡撫順天地方　薊密邇京畿皇親太監公侯
駙馬都督等官督莊家人義男侵占軍民田土園圃

及種蒲藕蘆葦湖蕩根株盤據其來有日無敢問者
公至被害者望風赴愬公曰巡撫以撫恤軍民爲職
舍此將何撫乎自　上賜及價買外審係侵占軍民
者悉奪而還之豪貴斂跡畿甸肅然公撫臨黑水灣
石門寨黃土嶺等處關塞皆塊石乾砌或道路茅塞
或倒塌污穢或用鎗架作營門公仰而嘆曰朝廷差
鎮守爲腹心巡撫巡關爲耳目總兵爲藩翰腹心之
臣欺心不言耳目之官蒙蔽不奏藩翰之寄厥職不
修遞相欺罔延至今日如保障何卽命各分守本轄
等官加倍修砌檢卒守瞭一時關塞壯麗士卒精銳

虜寇畏矣　公謂太壽山中儀廖太監等曰房辰甚
建　皇上至尊無對中坐文武百官東西序對面坐
其餘臣民賓客之禮皆賓上主下或賓東主西此古
今定禮也近來內臣長自尊大在上中坐令客東西
坐僭行君臣宴享之禮殊失賓主之儀無乃不可乎
廖太監等雖勢傾中外聞僭行宴享數語責其僭禮
卒從公議云　成化乙巳正旦星變有聲如雷二月
地震二次費縣平地崩陷湧出水泉太山搖動聲響
如雷　上震恐下詔求直言公上疏歷指內臣及文武
大小官員大肆貪殘民心嗟怨天出災異又曰宵人

在位播惡於衆官民供給日費萬錢天人共怒王法難容又曰乞查舊例取回鎮守等官又曰臣劾王珪確論如鎮守必賢如懷恩者任之如巡撫漕運必賢如周忱李秉王竑者任之布政憲使賢如王恕軒輗者任之知府必賢如崔恭王宇者任之下此斗筲之人不堪任使疏上不報公上疏語逆龍鱗衡實內豎未幾假疏濬河源事左遷雲南按察司副使衆多不平其親舊多爲公危者公慨然曰韓魏公有言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吾何憾耶即日就道畧不介意至雲南榜示曰按察官員專以按察奸

弊為職令本職按察得奸弊三事一事二司官新任
吹毛求疵凌辱土官軍職索要銀兩各官畏懼送銀
多者千兩月後纔不尋事一事二司官出越帶吏典
門子家人索要有司常例多者或十兩五兩或二兩
三兩間有好官不從吏典人等撥置本官氣將好官
叱罵凌辱一事二司官私役銀銅錫木漆竹皮畫鈒
銀等匠鈒銀馬鞍粧奩及置造百般器物歲無虛月
有司效尤一體置造或朝覲進表考滿送回原籍行
李多者八九十扛少者六七十扛復任從新再造又
因公差乃復送回復任從新又造新任官員隨就置

避全無忌憚勞民傷財罔有止極楊出觀者嘆其雄切一將官僚無不震慴將適洞猺猖獗官軍數萬勝之不能下公毅然往諭之署其旗曰雲南副使楊繼宗入其穴衆皆羅拜曰聞公名久矣今至此某等再生日也因詰其生亂之故奏

聞區處衆帖然聽撫公之足以服遠夷者又如此

公嘗稱海門董釋爵每見官有廉能幹濟者咸稱為包待制自古以來名公鉅卿歷代有人獨稱包公一人此真公家傑士也壽止六十四歲吾初仕欲學包公終不能及今已六十有三比此公止爭一歲上疏乞致仕不報公自以為

不及包拯包龍圖而見公嚴而惠論者稱以爲過於拯云　撫湖廣按察使初下車未視篆命祗候者汲清水二三百桶將按察司堂上梁棟下磚石及公座等處洗刷一次明日亦如之又明日亦如之滌去貪汚之氣三日升堂即榜示曰按察不明贓官相慶又曰以迎送爲謹愼饋送爲才能又曰屬官放肆貪贓積至萬餘兩而貪心不足縱惡毆殺人至十餘命爲暴猶不少獄又曰將風憲官知善不舉見惡不拿發姦摘伏地面安置之條畧不介意一時官吏股栗更善如畏神明然尋陞左僉都巡撫雲南都布按三司官告

舊僚友覿冢之日畢公禮叅拜畢公出位降階另拜二拜曰明日幸相訪三司官俱不解其意次日訪三司中貪酷不職者八人奏罷俱落職爲民　雲南土官襲職鎮守三司指要保勘銀多至三二千兩三司承行吏典要銀多至一二百兩齎本人要銀多至一千餘兩各官相沿爲例因循年久全無忌憚公廉知其弊以奏　聞于上畧曰臣至雲南𥮐知此弊若臣不至其地終身不知臣年老多疾臣若不言恐臣夭後仍無人肯言此弊終不能革乞將前項官員俱發充軍朝野傳誦以爲能盡言　松郡孫子常謂雲南

名宦惟祠王恕老先生一人单車赴任嘗曰本欲携眷頭一人猶恐子民嗟怨有詩曰王恕若來天有眼陳禎不去地無皮少時讀書家君嘗教之曰學王恕楊繼宗二老先生可也及長始知楊公清明正直不忝王公歷官三十餘年行李蕭然第宅田産無增於舊惟祠堂墳墓祭器等項則極其莊嚴精潔堅固擬王公焉嗚呼若公者亦無間然矣

左僉都御史鄒杲傳 真定

弇州別記

杲蓬萊人弘治丙辰進士任御史杲爲人內深果鷙好殺戮其天性也正德初北邊盜大起瑾建議立四鎮捕盜御史使得將家屬不限期日賊盡乃返而杲爲御史薛鳳鳴皆瑾門下人杲得真定鳳鳴得河南鳳鳴至則日夜與守備挾伎妾縱飲瑾知之怒譙充弓手而杲頗嚴賞格募驍勇自將掩捕賊得首虜輒鳴金鼓盛軍容迎之取生寇手脣披其腸胃斷手足分懸於四門壁盜才杲超擢左僉都御史撫真定會瑾誅罷歸尋以千金賂朱寧起爲參政復原官徵賊

[illegible]六等大破之遂縱所部兵屠村堡掠城鎮取金帛
婦女梟男子首充賊級人更苦之言官列呈諸罪狀
按驗得實而竟尼寧故不行令　皇帝初即位捕呈
下獄論棄市竟緣赦戍遼左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哲傳 江西　實錄

王哲字思德直隸吳江人弘治庚戌進士由監察御史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臨清兵備未幾陞廣東按察使正德四年陞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管理操江明年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視江西尋改巡撫又明年以疾乞歸正德八年九月卒賜祭如例哲為御史頗有風裁巡按江西時鎮守太監董讓怙勢驕縱至隱盜賊不以聞哲首劾之其為副使於臨清也外夷來朝貢者私市鹽事覺哲請沒入之而返其直人稱得柔遠體後為江西巡撫病不能事事時道

時宸濠嘗以計去守臣不附己者哲自濠所宴飲歸
而病或謂濠中以毒云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志銘

正德五年庚午江西盜起　明廷選憲臣有風力者
往治之僉以公舉乃自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改
都察院奉　勅巡視于時江西大夫士來問弭盜術
公曰在安民既至斥貪吏去苛政民之彊恃力富恃
貲刑恃賄者束手屏氣不得逞盜聞皆有向化心大
夫士又交嘆曰公來晚矣未幾疾作泣送不忍去云
始公以御史按江西所至郡民隱作士氣表先賢祠

袁董鎮守怙勢淩侮爵紳至匿賊盜不以聞人莫敢何問公首劾其不法數事　上切責鎮守且以治盜事付公公嚴督有司遂擒盜魁賜勅獎諭時天旱種不入土公親錄繫囚釋其所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是歲有秋又並斷疑獄民有女奴自逃其仇指爲故殺訟於官獄既成公覆訊見其有冤色使人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家得不坐又有大家被盜因誣其所怨者賂鎮守欲置諸法公察其誣而出之鎮守怒衆亦以爲疑後眞盜出始皆愧服以爲不可及民爲之謡曰江西有一哲六月飛霜雪天下有十哲太平無

休休至今論巡按之賢者必以公爲首稱云十六年
陞山東按察司副使守備臨清舉持綱領不屑細瑣
民安之夷人入覲私市鹽罔利事覺公謂不治則法
廢治之則非所以柔遠人乃請沒鹽於官仍給原直
與之時逆瑾初橫中貴人有忤瑾斥南京者道必臨
清公置棺埋之人爲公危公不恤也正德三年改任
本司尋以撫按交薦可大用遷廣東按察使未幾進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領操江事公言操軍危弱
異日有警不能支其後流賊弄兵江上果如公所慮
至是有江西之命再改巡撫其病實以憂勞所致疾

先事之豫成不執己見如此

中猶日以江西事爲念踰年病且愈吏部奏將起用
而公不可作矣將年五十有七某歲公初歸予言江
西都司有以賍革任者福建林公後來巡視復用之
公不可林怒移文詰使公公不以介意且諭三司曰
林公先朝名臣處斷必不苟意者爲申冥不詳所誤
且令再具事本末以請林公大悔悟即罷其人弗用
因重愛公比歸賦詩賜別送之數程此予所親聞者
而狀不及則公之嘉言善行遺逸者多矣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北山楊公武墓志銘有序

王九思

公姓楊氏諱武字宗文陝西岐山人也岐山在北公愛之故自謂北山先世蓋弘農震之後唐末避兵岐下遂家焉曾祖文秀精星曆術勝國末議東南天子氣杖劍歸我　高祖以功授百戶後辭歸終於家祖貴博學能文章乃不第歲貢太學終太學生父禮聘者配孺人龎氏生子全企繼孺人羽氏生公公且免身母夢月墜其懷故公之生也神骨特異不幸父母早逝鞠於伯兄全而後恃以底成立者伯兄力也公

舉進士之明年丁巳出知淄川縣是時縣治久廢公下車銷惡弭盜修繕城池疏理党滯勸課耕織積穀倉之粟振雕薄之風拓廟學之規崇鄉賢之祀與詩書之教服貧乏之士蓋乏科者且百年乃相繼舉者數人彬彬與名邑敵矣公善用智以此聽訟輒得其情蔡有盜市人穀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鄰居者數十人疏之於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讐

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於庭揣村中之丁壯者令履其上而曰合其跡者即盜也其最後一人展轉有難色且氣促甚公執而訊之果讐家而盜者也瓜瓠宛然在焉又一行路者於路傍枕石睡熟囊中千錢爲人盜去公令舁其石於庭鞭之數十而許人縱觀不叱禁乃潛使人於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即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擬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求其錢費十文爾餘以還說石者此數事予皆聞諸淄川耕民蔡與史陳瓚者皆鄉老吏也皆侮慢公公怒鞭之於庭瓚怨誣奏公於是逮

川民十輩走闕下爲公訟冤當見予予故問諸善政云公嘗出視淄河謂可溉田指示疏鑿處皆僅故渠歲旱蝗飛蔽天公憂甚齋沐祭蝗蝗悉徙行禱雨甚苦天降時雨竟以有年於是撫巡都御史御史前後薦而辛酉春考績於吏部其年冬起爲浙江道監察御史乙丑清理河南軍務及查盤軍器前後凡三年尺籍器物刷不精審而風裁凛然正德丁卯代歸刷卷京畿道明年戊辰出按順天諸郡縣時劉瑾用事事多牽制不可行公蕩然無所廻避雖不及於禍然猶罰米百餘石至於救任丘遂氏中傷之禍辨密雲

李順殺人之誣即劉瑾亦稱其爲直御史也巳巳擢大理寺左寺丞受勅勘視大同邊務若屯田不均軍役耗損諸弊政釐正裁革殫劾不少邊人誦爲明年庚午超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地方益所謂北門鎖鑰者公毅然當之而將論亦以爲非公不可兹將大有爲矣未幾瑾敗言者不問才能堪否輒以鄉人爲辭公由是罷歸其里舍乃於城外置墅構賓稱之堂以農爲務藝植花竹必成行列一器一物罔不精好性不喜酒而風致甚高往年戊寅嘗與德涵太史過予同遊南山紫閣諸峰信宿然後別去

嘉靖甲申予往壽德涵尋又歸女得再會公而己丑
冬會葬康生子寬幸復會然是時公已被疾數年矣
風致頓殊執予手不勝眷戀予亦戚戚不忍別嗚呼
孰意其竟不起也蓋壬辰十一月二十一日云距生
天順甲申四月十四日六十九歲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謝綬傳 大同 實錄

謝綬字朝章山東朝城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任丘知縣弘治初進南京四川道監察御史陞湖廣按察司僉事守制改四川正德五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六年陞大理寺少卿旋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贊理軍務明年閏五月卒賜祭如例綬性剛介其在任丘得民心有指揮奉巡按御史之命道任丘不遜綬收繫下獄既而釋之其人愬於巡按巡按遣兵隸來繫綬綬即往任丘吏民危之相率隨行者以千計綬止之吏民默歸其後以理直御史竟不能加

晉其歷官之政多類此

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西樓謝公綏神
道碑　于慎行

謝公諱毅字朝章別號西樓先生其上世潞人國初徙家朝城爲邑望族大父郁舉明經仕阜城丞父珊贈如公官母某氏累封恭人贈公任俠好施嘗廢一老父謂曰若昔解裘衣我得免於凍死而後顯於東土已而公降兒時器宇端凝不妄笑語十歲能屬文學使畢公瑜異之成化丁酉舉山東省試甲辰第進士授任丘知縣其治寬刑緩征修學廢墜日夜問民

疾苦勸課農桑以暇品校諸生執經問難出其門者廓閔邊劉諸公皆至卿寺滿考上狀召拜南臺御史內監蔣琮為南京守備怙寵放恣至鑿雨花臺起第公上疏劾琮　孝廟震怒立逮琮下吏瘐死獄中已改北道條陳時政六條亦見嘉納出按宣大大將李翊股削軍士驕蹇不法前使莫問也公列翊罪狀劾罷之一軍肅然改按兩浙值歲大饑民多死官織作紈綺費以鉅萬公奏請裁罷　上亦欣然從之其時孝廟虛懷受諫公又以廉直見知故所言輒聽如此晉湖廣按察副使比讞平允楚人德之正德初逆

瑾擅權朝士多納交者獨公無所問遺且與抗禮瑾大恨公乃鈎浙中未央獄罰穀千斛謫四川險遠地公日分當死國險何足避以單車二僕往幕吏或以賊敗屬公訊狀吏夜進千金公固無意法之及見贓入乃怒召其人伏庭下秉燭傳爰書旦日獄成吏人服粟歲餘瑾誅晉南太僕少卿尋召爲大理少卿嘗錄死罪千餘皆謂不冤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其時虜酋也先擁廬百餘里蔽寨塞下數入侵盜公至鎮簡練軍實墾田殖穀威名流聞酋大讋服部落遠徙不敢近塞公又設伏險阨虜騎零抄出入

衝要擊之多所殺傷璽書褒厲焉公之在邊日對將吏商軍方略夜沿文書按圖籍指畫山川險易及廣中曲折皆如身履尤好撫卹士卒調給務豐蔬病無不周至竟以勞成疾卒於軍府訃聞詔守臣臨祭如法後邑諸生薦其行履祀之學宮

僉都御史前國子監祭酒虎谷先生王公雲鳳

墓志銘　　呂柟

嗚呼虎谷先生有作人化俗之文有撥亂之武有因時明禮之材有援古修樂之具其提學關中時柟為所造士親見儀範身奉教約雖使思孟設科無以過之當其志固欲使天下人各得其所也乃今已矣嗚呼痛哉先生年十九歲中成化癸卯鄉舉明年甲辰舉進士丁未除禮部主客司主事清忠效官稱立不懼無故足不躡公卿門不赴無名飲宴或論其矯激久亦自息　憲宗弗豫禮部沿舊典舉齋醮先

奎言於禮部尚書周公洪謨曰祈禱固臣子至情第行於佛老宮非禮若爲壇於南郊隣地大臣率屬禱於天三日可不克用弘治庚戌土魯番貢獅子先生商於司郎中欲卻之不從遂袖稿以見於部侍郎周公經尚書耿公裕皆然之司郎中怒乃又擬稿與語疏入得允天下傳爲盛事辛亥陞祠祭司員外郎乙卯部尚書倪公岳因災異倡府部院疏弊政用先生四事草一懲邪慝二禁給度三停減齋醮四議處宗室言甚剴切丙辰陞郎中他日倪公默語先生曰朝廷必欲度僧柰何先生曰當力爭之曰勢已成矣

先生乃疏列千餘言三上皆不報僧道通中貴欲普
度試以危言先生不動久之　命下度僧不多而遂
罷因匠不與時人皆壽其有回天之力祠祭觀道士
多賭博姦盜發坊司或買良爲娼錦衣衛校尉獲贓
又誣娼巧取其資漸以成風先生皆疏題禁絕之又
奏仕天下郡縣皆立名宦鄉賢祠爲後人式並祠薛
文清公於鄉而斥韓王徵鑾之道議禁吉府土木
之科擾　上皆嘉納由此識其名丁巳京城風霾彌
旬各處天鳴地震先生陳修德弭災之道大意納忠
言罷左道齋醮傳奉諸事　上遂下詔求直言先生

又代部尚書及諸大臣條二十三事一勸聖學二撫羣臣三畣剛斷四復早朝五甄軍衛六恤軍士七清軍匠八重名器九禁私討十惜財用十一崇儉德十二減妄費十三停踏勘十四節供應十五停齋醮十六專巡邏十七寬馬價十八恤夫役十九愼工作二十謹服用二十一疏淹禁二十二開言路二十三修武備時閹李廣與壽寧侯表裏逼惡怨徹中外人莫敢言先生乃又獨上疏乞斬廣灉神人憤以弭災變廣怒令道士設醮咒厭術以舒根亦不驗乃令校數伺先生出入十二月朔聖駕郊天看牲回誣以駕後

馳馬下錦衣衛戍午三月諭知河南陝州命下怡然就道比至問民疾苦興利袪害惟恐後州城高阜井深二百尺民難於水乃物竒僧遍唐人長子廣濟渠水入城民皆踴躍日受百狀皆與別白匹夫匹婦得言其情戶訊手判仍應他務人以爲劉穆之之風沈姓兄弟因爨爭訟則買甑遺之兄弟感謝靈寶有誣民殺夫而有其妻者邑吏鍛鍊成獄先生察得其情并其妻皆出之尚書芮公進之姪犯法亦治如律許公稱爲眞君子謝其相信之深雨雹傷禾乃單騎遍勸村落穿林入谷晚宿民舍自出米菜食之里老亦

自裹糧以從每催徵嚴令禁酒里老不敢求索行勢豪謀利病民者痛治之以戒衆而又表賢者之門講程朱之學毀尼僧寺以正風俗拆太山廟以給學田於是士民翕然懷服擬諸古循良吏己未冬朝覲科道官上疏言先生及布政周瑛等經術氣節撫巡勑强才行政績不凡欲照天順四年例賜衣服綵幣宴於禮部不果行十月李廣因先生奏漸蹟於　上懼誅飲毒死閱月乃陞先生陝西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校道過陝州父老擁輿號泣如見父母久之始獲出郭至則教人先德行後文藝飭刁惡抜信義崇正

學毀淫祠學政肅清三秦風動豪傑之士莫不興起先生教人讀書自小學近思錄挨次及各經史評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以堅趨向之方主敬以養清明之氣讀書以究事物之理慎行以致踐履之實勿務意高遠忽於日用之常勿過爲詭習出乎人情之外故以五要肅士心以九容飭士身以十有一行正士習以九戒敦士禮立四科以待衆士以二十一過禁士懲立十政以收士辛酉陞副使整飭洮河岷州邊備州衛夷倮頑乖禮法乃申孝弟革俗弊所按部贓污官吏有望風而遁者單法嚴明趨卒悅畏丙戌

更延傳疏入事升奏約三十餘事皆可常行所于考
僉都御史楊公用寧及御史季春交薦其賢乃復改
提學關中士子相賀曰王先生復來後學得依歸矣
於是士子益自策勵甚至有騎肩擔蹻向往於道嚴
嚴乎復周漢之舊者矣正德丁卯陞山東按察使關
防嚴然人不敢犯雖同僚事乖理法者亦必曰慎勿
使先生知且嘆服曰王公非今按察也郡縣吏之賢
否博詢諸訟者密記之以行獎貴一時畏若神明時
劉瑾專横因前官陰使校尉至山東徧訪亦無刺舉
事因以寢八月丁母夫人憂歸已已服闋陞國子監

祭酒先生婉被命欲堅辭友有遺書言執政者謂
太祖實中士夫不爲君用者當殺身滅家語於是先
生父大司徒公曰吾老矣汝置我何處乎不得已赴
拾平生詩文付門生周朝著藏之流而就道至無所
餽瑾怒欲重以禍竟不能得時國學敎廢先生朝夕
講說約束太嚴誹謗四出値瑾苛政人皆危之先生
不爲動六館士子卒感服先生欲更六堂名敎諸生
讀小學以上達瑾聞怒曰王雲鳳亂成法欲代邪議
亦耶先生以道不行怏怏求去會瑾下獄遂上疏乞
致仕時相有忌先生者乃改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先

生復上疏陳乞准回籍養病壬申御史楊邦副通政使丁從都御史石邦秀交薦其賢　上命巡撫宣府地方先生上疏以疾辭不允乃上楊太宰書其畧曰山中屢問忠讜之言近者畱王昂一疏尤為人所傳頌不聞唐介初貶時潞公有此也執事於是加人一等矣然介雖貶未幾而復其殿中侍御史今昂既不獲還之青瑣則推薦超陞在執事筆端耳他日秉史筆者書此一行豈不足以照耀千古哉每恨李文達近稱賢相然惡羅倫淪落以死擯斥岳正坎坷終身極貧之陞布政反之不得超擢今文達之富貴安在哉

一時快意可畧也後人是非之公天下指視之嚴史氏紀載之實可畏也每日光陰之過者不可補歲月之來者未可追且用舍之間士風所係扶持正人則善類慶而士風振進奬邪人則善類沮而士風頹惟霽風於執事可以此言進故不復忌諱況今兩耳皆聾調治不痊只當耕田納稅爲畎畝之閑民養親讀書忘歲月之不我豈有夢寐更着冠束帶聊伏望屑旋其間以必得遁藪爲幸縱猿鹿於林莽之外投魚蝦於游淵之中其未死之年皆執事之賜也稱傳京師人爭錄誦先生再欲辭避尚書廹之行不獲已奉

勅之鎮豪猾久擅權草者聞風遁迹至以便宜從事將官犯法依律重輕罰米至萬餘石用足軍食先生號令嚴明法度整肅自叅將以下頤指氣使莫敢喘息練習軍士卒有紀律日戒論防衛如賊在目前虜畏不敢輕入北門鎖鑰時論歸之兩閱月丁父尚書公喪歸將士遮道感泣有餽以香帛者不受乙亥二月服闋八月除職如故清理浙江鹽法先生上疏乞致仕不允且促使供職先生復上疏懇乞致仕　上不允准養病病痊起用先生曰吾志遂矣先生生而神氣清徹舉止端重異羣兒年十一歲與鄉人立適

妓女過之同舍生或借其扇潛與妓女赴人宴先生
知之後以扇還擲之地少年趨向之正即異流俗類
君此長益刻苦自厲穎悟出羣六經百家言一誦輒
不忘文章頃刻立就二十登進士相識以花紅迎賀
却之曰烏用是炫耀爲哉衆嘆其不可及觀戶部山
東司政時廣東陳先生白沙陝西薛先生凝思負重
名及門者尊之若程朱先生聞其言論許之人以爲
允先生負經濟之學以堯舜君民爲心天下想見風
釆然辭不出人以道未大行爲恨先生天資最邁狀
貌魁異知識卓越器度宏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爲標

絢居鄉惇厚自少至老如一日常曰一息不敢便與
天道不相似理明義精視國家生民利害若切於身
遇事敢爲機動矢發無留碍一有弛張上下嚮應雖
權力弗能沮懾臨死生禍福之際有定見不苟趨避
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歷任三十年治行可采屢
擢之典獨後於人時論稱屈恬不動念拜官力辭再
三乃巳一不得志即奉身而退人以進退合義爲稱
尤篤孝友執親喪勺水三日不入口卧苫枕塊哀毁
骨立妻妾不同寢處有父在一衣不私製一錢不私
畜自負獎拔善類終始不渝疾惡甚嚴不少假貸家

居屢空茹蔬衣敝濽然自樂門庭內外斬斬五尺童子非呼喚不敢入宜人李氏貞順莊謹先生相敬如賓邑宰有貪酷者不時戒諭里人困苦枉注意屈庇之或誣罪至必力爲白於官得出後學執經問難語諄諄忘倦與人接貌莊氣和言與心孚可畏而親談當世綱紀不振則感慨泣下言及奸臣貪官怒氣勃然鬚髮亦奮有擊搏之狀憂國之誠老而彌篤或杖竹於門騎驢於野不改布衣時行旅農夫見者歎息有曰此人入朝天下有福然不理於讒佞之口乃信於愚朴之民天理在人心有不可得而泯滅者如此

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性理之學書法真草隸篆自成一家端勁如其為人四方人多求之文有氣力不假雕刻模倣而出入古格滔滔不竭詩賦亦清奇古雅所著書有小學章句博趣齋稿讀四書私記若干卷先生為學守敬義事君秉忠誠功業樹中外聲名滿朝野道德文章政事皆可擬之古人云諱雲鳳字應韶居山西和順之虎谷因號焉父諱佐南京戶部尚書母馬氏封淑人感奇夢生先生於成化乙酉七月二十五日卒於正德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世忠傳　廷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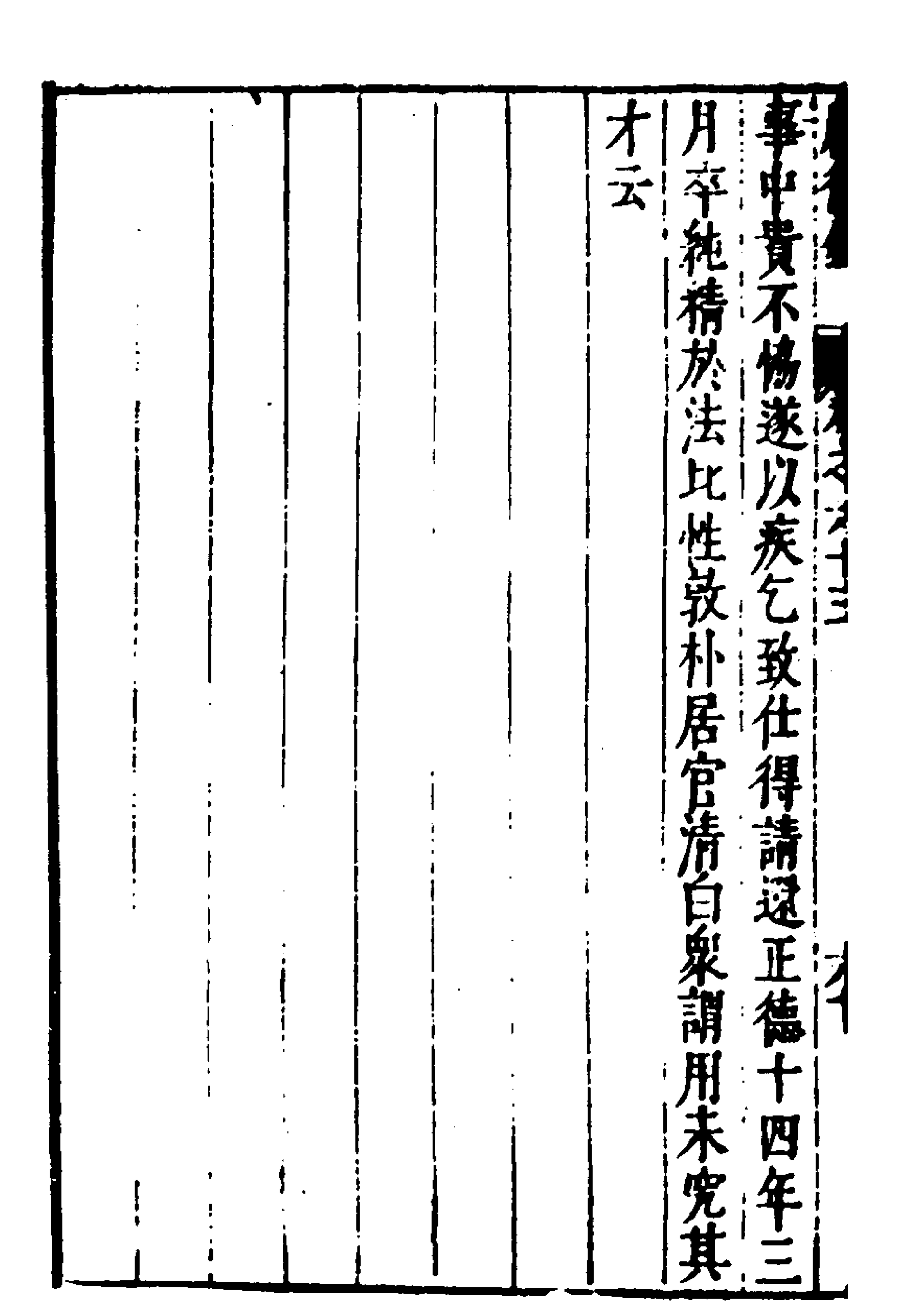
吳世忠字懋貞江西金谿縣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兵科給事中歷吏科左右給事中陞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劉瑾時坐累降山東按察司僉事入爲尚寶寺少卿陞大理寺寺丞右少卿正德癸酉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世忠鯁介有文學在諫垣遇事敢言凡薦劾皆慨公論嘗論方孝孺練子寧之忠宜表祀聞者駭之巡歷荊襄銳意興革豪猾屏跡爲巡撫留心邊務虜在河套出師逐之既失利乃以疾辭其爲人近厚所得俸餘輒分助諸兄以孝友稱於鄉黨

嘗遊選卒至湖廣蕭或誣同官胡姓者以罪胡與蕭相近誤逮世忠世忠隱忍受之不辯亦不復言堇訴後胡以告人皆服世忠之器度爲不可及世忠才不逮志而用亦弗究家居一年而卒知者惜之

左僉都御史王純傳宣府

實錄

左僉都御史王純字希文浙江慈谿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大理寺右評事歷左寺三陞江西按察司僉事領兵備平瑞州賊陞河南按察司副使領穎州兵備兼理淮陽諸府屯田未幾改廣東以父喪去逆瑾惡之矯詔罰輸邊粟千石服闋改雲南金齒兵備陞大理寺右少卿將有上變告山東歸善王謀不軌者純奉詔往鞫之同事者欲深治其獄純不能隨平反甚衆轉左少卿未幾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時　上於宣府有所營建純疏止之不報會與同



事中貴不協遂以疾乞致仕得請逕正德十四年三
月卒純精於法比性敦朴居官清白衆謂用未究其
才云

僉都御史恒山張公璿墓志銘 季夏

王崇慶

公諱璿字仲齊別號恒山真定晉州人也先世有諱伯遠者居郡城之北曰新庄生榮榮以紅巾盜起避地出國朝平定乃復歸業榮生信然俱弗仕信然生子男三季曰矩者是爲恒山之父云矩少爲州從事晩年傍躬勵行尤崇義讓封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追贈大理寺丞妣苑氏封孺人加贈宜人蓋生恒山公者也恒山兄弟二人長諱某仕至山西岢嵐州知州恒山生而聰慧英發自爲兒時即有大志年十

四入郡庠剗屬同學一時並遊者皆推讓之戶曹李君夢陽見其文遂大驚異　孝廟甲子果發解正德戊辰舉進士巳巳考侍御史第一再考實授復居第一臺卿屠公滽每指所試獄詞曰是書生乃有老吏筆如此尋掌道事會邊帥馬澄乞討紵衣恒山上疏劾之風釆動朝宁未幾巡茶陝西會逆瑾煽虐凡官秦地者必先納交其親識族屬恒山獨以命義一切拒之莫敢以私干者時將官曹雄結姻於瑾佩征西大將軍印厥子入京過陝城撫按藩臬多邀承者恒山獨不為禮雄子銜之肆毀於瑾使人伺察者三卒

無所得辛未復巡按山東是時大盜劉六劉七劫掠
諸省而山東爲甚臺中被差者多假告而去恒山則
慨然請行至則檄下諸郡縣治城池練兵士嚴詰察
爲守禦計巡歷所及問民疾苦去吏貪殘復請蠲賦
稅表忠烈東人以得更生爲幸先是巡撫都御史張
鳳任情詈下恒山劾之宰執有欲庇之者恒山再疏
其言動之非文移之謬宰執雖甚怒鳳竟罷去左轄
姜洪廉正人也不能諂事舊按陸姓者陸遂劾其年
邁昏髮恒山力與白之朝論爭傳其疏先是閹人谷
大用督兵勦賊謾無成功恒山疏陳三事一曰罷征

御史奏捷不附名

未集二日冗兵太多三日事權不一蓋指宦者爲地
方害也　上嘉納之尋詔大用回無何賊出東萊境
上會僉事許君逵牛君鸞及邊將劉暉許太監會兵
邀入恒山爲分命把截措授方畧賊始遁去遂劾各
官怠緩縱弛者俱蒙罰治賊平撫鎮以奏捷僉恒山
曰參官吾職也至於奏捷即諸公事吾或附名是借
衆邀賞也遂不具奏職者以爲知大體後以公論有
文綺白金之賜癸酉還京甲戌春値乾清宮災恒山
率同僚御史條陳八事還宮闈復司香早視朝御經
筵罷邊軍去番僧革皇店護濫功言極剴切　上雖

未納亦不之罪旣而復差南畿提學是時學政寬弛富室宦家子弟濫名庠校者甚衆及就試多曳白者恒山於是嚴條約公勸懲革浮靡振篤實雖勢豪無復假借人以爲嚴毅公明陳天台以來鮮比乙亥轉大理右寺丞丙子尋丁母憂己卯免喪轉左寺丞嘉靖壬午總制侍郎臧公鳳疏薦大同巡撫不果旋轉右少卿贊佐大理後先五年叅駁枉縱卿長或少偏徇恒山即反復論辯必使歸於是而後已癸未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首劾總兵大將之退怯者諸將三軍莫不禀然慶庶人台沈先倡寘鐇之變漏網寬

隆慶涿鹿邊陲正德以來撫斯地者莫敢誰何恒山至
赴訴者盈庭乃憤然剪其枝葉漸及根株庶人始有
懼意又以謀復護衛奏下禮兵二部移文勘報恒山
據法以聞事遂寢庶人憾之陰結官犯謀爲中傷募
夜問報罪人就擒恒山以其反狀奏　上遣中官慰
臣往勘庶人徧圖救援勘官利之動爲掩覆恒山與
總鎮亦因有提解之命即獲庶人納賄私畀總鎮書
曰持此　上聞助逆者當復何說恒山曰柰何爲此
敗滿朝縉紳乎遂引火焚之比至京仰賴　上明聖
得還原職及嬰變故後百念淡然遂上疏乞歸既歸

日侍兄太守公田園觴咏若將終身西夏士人感恒
山遏亂之功爲建生祠肖像祀兩京臺諫諸君子皆
先後薦於　朝南科丘司諫九仞且特疏謂台洗之
惡不減宸濠恒山之功不下王守仁然當國者受厥
人賂若罔聞知公論惜之己丑詔求耆舊南北言官
劉君世楊周君熙一時疏上同薦乃起爲都察院提
督操江恒山乃振紀綱勤較閱嚴訪緝明賞罰官吏
畏威樂於因循者若以爲過先是　上之建四郊也
恒山協諸御史萬公鏜上疏忤　旨奪俸南禮部侍
郎黃綰恃寵貪汚爲御史張寅劾之黃即奏辨且自

陳議禮功並示其背刺盡忠報國四字冀動　上心
實復劾其罔上並行都察院勘焉尚書某謂黃背實
有字非罔也恒山正色曰原其刺字之意始欲求美
官今幸免國法不能抑彼尚欲誣正人乎尚書默然
恒山得薄譴方相臣張孚敬觀政大理也建議大禮
張以書示恒山謂廷尉鄭公岳曰張言未可誣也自
是秉用遂感恒山爲知己且示欲顯用意恒山因善
辭之自後吏曹推山西巡撫北臺副僉大理鄉河道
侍郎凡屢疏俱不果用張相既罷而李公時繼之嘗
出送王太宰瓊文中有大德大才大功之語恒山乃

笑而弗言李殊有愧色及入相而貪聲者恒山薄之
因與絕交云給事中徐俊民黃侍郎鄉人也深恨發
黃之奸乃劾恒山不能捕盜箠擬軍官流入李陰喜
其合已蓋自是恒山歸矣會長郎集令饒州府君以
工部郎署過家乃率諸孫捧觴膝下恒山及其兒州
牧懽甚且謂從忌我者將以去官爲辱安知我之樂
如是耶由是躭酒栽花治田種圃日惟從事娛老又
嘗自慰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當不讓孔北
海矣癸巳詔復冠帶戊戌詔復許致仕兩京部院大
臣臺諫多連疏薦之者方擬起用乃辛丑冬十一月

偶感風寒延至壬寅夏四月二十九日卒享年六十

又六云所著有家藏集東巡錄撫寧錄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一泉王君德明墓表

崔桐

世有介丈夫秉義勵操與時齟齬者可謂窮乎斯固世俗之所窮也君子以為達焉有若風靡波馳終身富貴者可謂達乎斯固世俗之所達也君子以為窮焉余考一泉王君之出處而重有感也夫君清宛人諱德明號一泉余日在史館君遣其子舉人間問業於余門開之館寮曰是其父能文章舉甲子鄉試戊辰進士主司崔後渠奇其文可以魁天下者也余求其所為文得經義若干首古文若干首果有奇氣可

福也又聞之朝士大夫曰是其父有異政章章在人耳目者也余求其實筮仕封丘知縣劉璣黨廖鵬恭毒河南三司以下咸受指使君獨不屈上官以爲異巳苦以難平之訟君易易理之庚午鄉舉鵬之子鐙冒籍祥符貸文士代筆御史韋擬以魁選君發其奸亦取列第六無何給事中陳鼎劾鐙除名君益章既調嘉善寬糧長之積逋均豪猾之隱稅興學校建射圃以振作寒畯且設兵閱武卒成桃源之捷時有御史按浙憤嘉善之不善事也多方挫折君不爲屈明年御史敗竟免中傷晉戸部主事運大同軍儲不

私羨餘監臨清鈔解稅倍昔晉兵部郎中乞養材求
居蓋耿介有爲而薄於勢利者也丁亥余出補藩臬
於君不相聞者餘十年庚子余承乏國子祭酒閩來
謁聞君已不作四年矣問君末節於閩廼知出守懷
慶會歲饑君減征損費貸粟散居多所全活是歲禾
麥瓜諸瑞疊見　天子以爲賢褒以金幣晉太常少
卿晉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大同之變提兵境上爲
聲援劾奏避事文臣納賂將官者以振風紀且以計
得石州巨寇常誠心悉平其黨獨以治吏太嚴防奸
太密貪夫固側目伺之會行法宗人竟坐免臺臣皆

數篤之未及起而卒寔嘉靖丁酉九月十有八日也得年五十有六遡君之世本元學士紫之裔傳至明善明善生忠忠生浩浩生思君父也卿都御史嗟乎一泉自筮仕至其終稜稜風節動違時好雖數遭擯抑而此然特立無所沮奪是世人雖欲窮之君亦何往而不達也哉

右僉都御史三厓歐陽公重墓志銘 雲古

羅洪先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崖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歐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衍後世居釣源二十世祖觀善徙水陂高祖德文　明初仕為翰林檢閱曾祖用堅祖元器考椎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母蕭氏封宜人年二十二舉弘治甲子鄉試戊辰禮部中式廷試進士出身第五人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察司副使提督學校以母憂去服除補雲

南督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勅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
銓反以公熟於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爲
人眉目皎皙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
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覬望而寒心者嘗
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爲官
又避禍有是理乎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
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卽朝議曲爲解宥不
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爲隱忍不能甘始爲刑部
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

廷謝禮瑾兄歿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駢至
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
銳誣逮縉紳前後相踵公於田崑鳳仁李穩余祜樊
準之獄皆出死力相爭即嚴旨切責不爲動銳不勝
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還職於是
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决囚南直隸勘事河
南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閱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
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即歷歷摘
招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眙愕噤
口人皆稱神其後兩爲督學即又善說書史指畫經

蠢土人衆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嶍峨新興豪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滑通交趾木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讐殺師宗納樓思陀入寇廣南亦佐威遠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　上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御史傅習以兵動事而身享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司恃險遠恣爲虓剝則獰狰跳躑相報苟狃狗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令薄糜哺弱子而於諸夷或

判疆域解怨爭攜黨與而歸種落則如投善劑以消毒瘍減月例家火以寬農衆武官職田以代俸止蒼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儥以充虛槖至若鹽鐵銅錢商稅之辦納徭役里甲之疎數稅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漏又皆酌地力時變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碎蓋藏之不遺筭也　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褒公公益感奮而總兵沐紹勛以上公世守茲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爲奸掊刻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
上供金寶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

選奉公請得禁治諸弊　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理公遂疏唐不法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摭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呼譟詬公公既伐其陰謀乃更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爲賄者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逮遼按御史論調給事中論救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譁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搆狀以爲佞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巳非輔臣黨人傾陷前此黨

禁復諸逐臣葢公已離濵久矣不以去位爲嫌而以
後政爲慮不以去官爲辱而以完名爲榮聞者莫不
危公恐觸　上怒而公之懇欵若未效百一於君父
前者爲郎中時　乾淸宮災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
朝帳房番僧宮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當者即寧
錢諸人且嘗共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
胥靡忌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
禍　今上初號爲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
乃卒爲權倖所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
之日爲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可稱述何但將

有靳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邊方多故許太宰講數薦其才不報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兄弟共居無分異收族教子周貧卹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既廉而多施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即在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鄉者若不知有公即相見不信能忤權倖爲人難爲一至是也洪先嘗聞公於外父太僕曾公則已想慕其爲人乃今讀狀與諸奏稿既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欲得猶可以自解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公玉墓志銘

張邦奇

公諱玉字汝成號雷峰一號嘿休系本徽之婺源越國公之後曾祖諱公錂祖諱江父諱子才以公貴封承德郎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母吳氏封安人公沉毅重厚髫齔如成人年十六七讀性理諸書潛思默悟慨然以古聖賢自期君將不屑意於舉業而才思充敏得之心而注之手跌宕雄俊自足以動人辛酉年二十一領鄉薦明年游南雍時楓山章公爲祭酒暨巷羅公爲司業大見器重召語必移時較藝必冠

多士焉戊辰舉進士授刑部江西司主事轉雲南司員外郎訊獄精敏為同輩所推服甲戌陞湖廣按察司僉事攝辰沅兵備乙亥督造紙劄拒請託絕侵尅減浮費以萬計明年仍巡辰沅攝兵備公性簡亢不能與衆俯仰不悅於當道湖藩六道辰沅最遠且多故故再以屬公公下上嶮巇不避寒暑矻矻移牒不閣宵晝畏吏肅然惟永順宣慰司恃其富强納賄權奸圖地之屬保靖者事久弗決相殺傷無虛歲朝廷敕大臣會勘或受别指欲有所左右而公持益堅卒以理詘羣力焉永順先以黃金器若干啗公公聞之

匪命揄其使使遽逃匿至是陰令刺客伺公人多爲公危者而公屹弗爲動難亦竟弗及也香爐山上夷叛合湖貴兩省兵討平之公之贊畫居多在沅再期鋤奸祛弊罄竭心力復搆書院於明山之麓聚諸生爲之講解今南京刑部侍郎周先生亮之時以御史謫官沅之竹寨驛公禮請爲師暇輒會講士夕興起己卯奉巡武昌黃州會宸濠叛陷九江九江與黃蘄接壤兵卒備禦分守者稱病不敢出城而公遽沿流入蘄勸吏民方豕駭欲竄公諭戒稍定日夜修城增埤募民集兵皆越宿而辦黃梅有粟萬餘石與九江

僮距一水衆謂胃虎牙間而公從容取歸州城賊睥睨不敢犯境内按堵已而亢旱出禱澍雨輒降未幾

武宗南巡供應賞犒之需籌畫周悉聲聞日益起然積勤六年而薦剡不一及及是巡按御史毛汝厲疏公才節乃擢郴桂兵備副使强賊王廷鑑爲患率民兵搗其巢窟悉殲之當道無知者其於事惟盡其心而不欲以聞於人類如此壬午冬丁外艱明年春會吏部考察旌天下賢能卓異者幾數人公復與焉乙酉服闋補臨清兵備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跡軍民安之丁亥春擢山東按察使行之日耄倪泣送滿

車下八閱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永平整飭薊州邊備見西北邊凋耗已極實將官掊尅所致首議請甄別將官賢否明賞罰示勸戒仍劾去貪酷之尤者二人邊境欃震戊子春畿內賊楊恭作亂驚動京師公調叅將郝通授之方畧不數日折其首京軍後至遂冒爲已功公曾弗之辨也凡防禦方畧籌治利弊與夫重守令審均徭清地畝會錢穀皆熟計而條陳之切中時宜有撫畿奏稿二卷俯勤歲久咸消淍之症且念數十年重大牢固之弊一旦盡革已爲撿壬所忌而貪官被黜者相煽復起曰禍機在是懸疏

乞休不允既病卧辛年四十有九公與故王公伯安
友意不能盡同王百方說之卒不應其自信不移如
此然實學古心高才勁氣獨立而不懼知命而不惑
議論人物必求之心術之微舉天下鮮當其意者巳
或有失雖纖微不自蔽人之柔佞疾之雖仇讎不爾
痛也所著有二書碎義書經存疑錄雜記敝篋舊稿
凡若干卷藏於家

左僉都御史陳長公察傳 南藪

王世貞

陳長公者名察字原習其先閩人徙常熟遂爲常熟人常熟故多豪陳豪族其人類長者　高皇帝數以法破誅諸豪首獨赦陳氏曰知爲其以長者故四傳而公父光祿君隱不仕母譚淑人夢斗間氣下傳體寤而視腹有赤文曰厥已遂娠生公公生嶷然莊甚動止自矩下帷日夜誦不輟補邑諸生俄光祿君歿公苫而仇酒肉之味者三年久之舉進士釋褐南昌推官滿三載高第入爲西臺監察御史尋召治臺事中貴人瑾拉而公持議亡所屈坐罰輸粟邊百五十

石璮後伏法殊死而義子寧彬嫉忌益甚公力爭不得嘆曰死耳而不難太夫人耶是時譚淑人春秋高尚亡恙云公移疾歸養又可九歲而會兄寀免檢討亦歸譚淑人趣起公曰若毋以吾老為念而遂孤天子大恩公乃起守故官俄當出按滇上疏言天下大計五曰備荒曰治兵曰弭盜曰水利曰民牧俱下所司條著令寧王宸濠及義子彬說上以南方饒樂可游　上欣然嚴中外且發公抗言弄兵者陸梁彭蠡間寧能衆大名哉發三千騎渡江可徑縛取柰何屈萬乘尊奪吏士任且　上出而京師空然無六尺

寄撫監郎北不憂虜不憂蕭墻內耶　上不得切責
公奪一歲奉公遂行按滇屏騶呵以身周行箐棘而
微刺民間得失滇中別產銀幸臣請縣官塲而榷之
歲可佐度支費什一下使者議公持不可曰此兵端
也且用事者覬其利余覩其害而從臾之不可竟罷
議金齒師沐崧挾中貴人魋而嚙公劾治如律　上
亡子公疏畧曰臣越在外微矣于國家大義亦罪亦
罪　陛下之踵　先帝稱尊者十五年矣先帝十八
年而棄羣臣亡卒然之患以有　陛下也　陛下多
狎游壯未有子羣臣心怦然竊害萬一宜早定大計

擇親賢寘禁邸增員之士屏翼左右　陛下固萬壽無疆庶有以培本根消窺伺臣民不勝大望不報亡何　毅皇帝晏駕　上即位下詔求直言而公逐自滇數上書陳君德與革計弊復出按蜀公說　上以罷蜀鎮守及諸織造中貴人具其狀甚悉中貴人尾得書語相銜公次骨謀格不下然　上固已心動後次第有所裁具如公語公之按滇而蜀也一罷青騾布袍導二吏符節而已岳守而下大慑服惴惴亡以奉下風曩吏先公解印綬去試諸道借計吏者甫畢以譚湫人喪免公孫郝書中受計即被髮跣且號蹋

曰天其祝不穀得以九歲侍而易一日耶公服除再入爲御史王邦奇者王人也例罷所任千戶不得志緣 上意訐大學士費宏等給事中楊言因遂乱邦奇 上恚謂爲大臣遊說即朝置獄訊備五毒公大呼以臣察顧以不肖軀易揚言地下衆錯愕引辟而上連目撟公不爲動退復具草言亡論邦奇語非是大臣不自飭扞文罔亡以消厭人議惟 上體貌終始其聽自劾邦奇別下司寇獄彈治勿令天下有以窺見風旨 上曰善因遂竟楊言獄弗誅帥矦勛方挾幸爲姦利巨萬公時監軍事發其陰請賜罷上

諭御史慈吾不愛一勛以諭御史其令侯就第公守
御史久同列婁起大位幾徧始遷爲太僕少卿晉拜
公復辭薦代人太僕於故事不得辭又不當得薦代
人坐謫潮屬邑校官公怡然卷衣出曰察奉臺事亡
狀又數妄言當僇 天子幸哀憐之於是倍道趣潮
聚諸儒生譚經學諸儒生人相勸亡倍陳公恭歲移
信州倅距倅南昌更可三十歲治如南昌亡見遷吏
態已晉浙江按察僉事俄超爲副使踰年而遷山西
按察使亡何遷山東右布政使已而又遷浙江左布
政使入爲光祿卿旣 上皇子生賜祖文官錄一子

太學生吏部言南贛撫臣請以陳察任報可卿三
品又遷日左使當爲副都而大臣者失其名以公不
先事見嗛之僅改左僉都御史之鎮公則申先都御
史王守仁束約定甲保縉要衝勒習技射士密授之
捕鹵盜魁相戒避明吏毋汚陳公質爲也而公益厲
高皇帝大誥閭里社社人給小學彬彬矣　上行
且召用公然公坐游乞骸骨辭至　上殊非所望曰
都御史輕去朕耶吾不用矣公故受經雅文莊而友
張潤章拯相與劘切爲君子歸杜門益讀書濂洛諸
先生書希淵外事監司歲時行部間造公公度其人

長者乃已或其人非長者而侈則徐出所飯奉强飯之曰余田父甘也公又多語刺刺是非歲遂巡避去所寢即生平不二余蔬肉分日而食冠衣祔亡易第令緻以絲綫色錯然久而失其故少年覩以不堪或相率摘訾公非情云公之事譚淑人二毛矣于十勝閒爲嬰兒慕歲秋先其鄉人入租稅旣者病且亟捐私田三百爲邑助博士弟子貧者曰吾異乎所以益子孫侈者公卒年八十三有集及奏草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公淮墓志銘　廷綬

公諱淮字巨川小泉其別號也生有穎質未冠補邑庠弟子員弘治辛酉領鄉薦正德甲戌登進士尋丁內艱歸服闋授戶部河南司主事督儲太倉公廉明允屬吏畏而愛之及滿例率列狀保留司徒公因加器重歷署遂彰尋督儲密雲有中貴怙勢於公獨心服更加禮重尋督儲德州知州某素兇詐沮撓儲政公諭之弗悛乃疏其惡於朝寘遣之法事竣未命監督南畿兌糧百八十萬石舉完無逋擢貴州司員郎尋擢山東司郎中總理遼東糧儲遂爲巨鎮武夫

支百二十餘萬多資鹽引豪商憑藉朝貴率空下占戶窩取厚利軍儲大損公下令有見貲方與引諸豪猾怙勢恐喝公曰吾不畏也咸吐舌縮首去請託遂絕及明約束嚴稽覈平出納祛積弊軍儲大充將士感悅一時聲稱翕然咸謂公可大用矣事竣擢四川布政司叅議未發以才優改陝西分守河西兼督糧餉公治如遼東而綜理益密勞瘁有加時諸夷勦土魯番入寇邊情恭中有陰使之者欲假此報執政私忿將起大獄邊事幾大壞公與巡撫唐公澤據理持法極論夷情奸欺國體當正邊情至重不可再壞而使

不能奉疏奏河西始安擢陝西按察司洮岷兵備副使總制王公以公熟諳邊情奏留整理河西事務兼分巡督餉責亦繁重公竭力應裁百務咸舉而勞瘁益甚矣尋擢陝西布政司參政歲大饑肯方撫陝委公分賑公遍詣村落給食不舍晝夜至廢寢息有勸者曰吾一人不足惜如億兆何至永壽遂以過勞嘔血數升猶力疾卒事會延綏撫臣缺廷推以公名請

上擢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命下而公疾甚乃輿歸閩喜未及赴任卒壬辰三月二十七日也距生成化己亥享年僅五十有四云公天性孝友

入仕以親養不逮歲時哀慕人不忍聞事二兄極誠敬俾入不自私撫孤姪如子長即誨之弗克肖至涕泣諭之至哭於祠墓復誨其姪孫底成立居鄉以行誼自厲頹垣疎牖晏如也平時縣官罕見其面近出未始用輿馬素潛心理學與諸生講解經義必體諸身心參及時務期於可用所至執經問難者不遠千里益其學有本故所至建立卓然所著有詩經童訓辨疑其稱於中外者炳炳若此予則尤見其規畧恢弘條理不疎志慮堅定操履不爽律已端嚴而與人不求備取善疾惡而怨怒不宿再故累司財用人無

間言所至雖武夫悍卒莫不傾心敬服凉州有父子異居致訟者公反覆譬喻感泣復合所謂全才公不忝矣 上方將大用公而遽爾淪逝惜哉

都察院左僉都御史黃巖劉公夔墓志銘

費宏

公諱夔字舜卿別號黃巖世爲襄垣人曾大父端領鄉薦授密雲教諭大父深領鄉薦歷監察御史終浙江按察副使父鳳儀舉進士歷刑部員外郎俱用伯兄紫巖公貴贈南京吏部尚書母張氏封夫人寔生公夫人就館時夢紫衣人餽寶劒因以小字命之公生而岐嶷異凡兒稍長益穎拔從大父遊京師所接識多海內英儁學用夙成歸補邑庠生名藉藉動三晉庚子舉於鄉明年辛丑舉進士與庶吉士之選益

肆力讀中秘書期成鉅儒余時亦從公後心憚之癸
酉授兵科給事中丁丑聘同考會試所取多名士辛
巳陞刑科右復陞戶科左　今上登極更新庶政有
詔起用太監蕭公敬公上疏謂臨御之始不當先當
用閹豎非所以令衆庶見也辭意與烈疏入不報者
累日人咸危公公方引義從容而　上亦察其忠荐
讓京東民田爲權倖所據民不得訟事聞命公往訊
至則按籍悉歸之民權倖斂跡時以爲難是年以紫
巖公爲少宗伯例改翰林院檢討丁內艱印中服除
史職與修　武廟實錄事竣當加秩而公忽得外補

謫判大名人以爲異而公處之愈閑至郡折節觀簿
書事長吏惟謹長吏益賢之暇則葺元城書院進諸
生闡經義與尚文教彬彬多成材焉丁亥陞南京宗
人府經歷歷南戸部郎中江西按察使司副使改提
學河南陞貴州布政司參政調陜西陞山東按察使
所至有聲嘗錄囚釋其冤數百乙未夏擢都察院左
僉都御史巡撫保定保定畿輔重地俗悍喜鬬歲薦
饑民或聚爲盜公至則按捕之節用愛人緩賦舉蝗
民賴以安提三關邊警叵測公飭兵食屯要害數親
巡視慨然不勒居燕然之志居三載虜不近塞輯寧

保障之績民至今頌之公又疏治運河葺修嶽祠稱
吉數膺璽書褒美錫賚加渥方睠嚮用乃爲言官
誣論公遂懇疏乞歸越六年忽遘疾不起蓋嘉靖癸
卯正月也年五十有七所著有黄巖集金陵稿恒陽
集處州録大名吟奏議七卷

右僉都御史徐公錦小傳　順天　葉照

君諱錦字章甫號楓岡生而穎異慷慨不羣攻儒學首膺文宗之選正德丁卯中浙江鄉試丁丑登進士除福建甌寧尹痛先人之積學早世以清白揚親蒞政清嚴秋毫不取私邑有行都司軍民雜居君嚴約束罔不帖服界隸司府往來員役聞君之名不敢輕抵公所邑巨豪負險深谷積逋不輸於官君諭以義豪悅且信遂效命無或胥梗至於均徭役以除宿弊蠲冗費以濟民難人多利之歌頌恩德御史相繼薦於朝有公明廉能之譽甫三載天官卿以君治平爲

天下最徵拜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老成明斷望重
南臺尋轉雲南道謇謇諤諤益勵風裁奉命按淮揚
及廣西等處惟整飭大體不事繁苛按藩臬虛己咨
詢以濟時宜靖江藩府怙勢害民莫敢誰何君疏陳
規制裁之以法即斂手屏迹不敢恣事竣會建仁壽
諸宮奉勅督理同事多中官每索取常例不一滿望
則多端阻勒君委曲開諭備述官民輸運之艱中官
爲之感動反從寬恤時　章聖皇太后屢賜茶宴金
帛以勞之屢荷殊　恩錫以明倫大典無逸殿碑文
諸書　上嘗錄公名於屏風曰此宜可大用既而陞

南京大理寺丞斷獄平允多所寬宥尋陞太常寺少卿聲成益振庚子歲會推順天巡撫上覽疏爲中官曰少卿徐錦得非向御史也親簡注焉獲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兼督理薊州邊備蒞任踰年撫養士卒邊城不警及沙河大工成進俸三品人皆且夕以公輔期之値辛丑星變引咎自陳乞休恩賜致仕家居每遇 聖旦必夙夜具朝服拜祝於庭暇時携酒歌詩不干戶外事賦性寬和與人輙平易未嘗以貴顯自大朝野咸謂君再出以柄樞要而距不可作矣寔壬子三月十四日也

僉都御史李公宗樞傳　河南　　喬世寧

李宗樞字子西金寧武將軍耀州司候烏古論速可之後也父恕弘治丙辰進士歷官貴州參議宗樞舉進士授知諸城諸城多衛官富室豪奪民田宗樞懲其尤甚者一人餘悉自歸民田民盡復業以治績擢御史按宣大陳邊務十事　上盡采用之語在集中已又劾都御史汪鋐不法狀風裁著於臺中未幾鋐遷太宰即陞宗樞潁州兵備僉事寔欲考察時黜之乃宗樞頴上名益著御史薦者十有三疏鋐竟無隙施焉鋐罷乃陞河南參議副使會　上謁陵承天諸

守臣率以罪繫乃遷宗樞叅政頃之再遷按察使有屈從功方召用以母憂歸會虜入山西大掠至平陽撫鎮多以不職譴罷時太宰與科道官舉才臣嘗事者十餘人皆首列宗樞俟服闋補先職無何即遷叅都御史巡撫河南宗樞習知大梁事乃盡禁諸服用衮僭與豪姦倚王府爲窟者一時大梁肅然又撤諸郡邑係百姓所苦樂將一切畫便事會病卒不果宗樞性頴慧口吃有濟事才交遊間情儀殊厚詩學初唐作字學章草俱成家有詩文集傳世子熹巳酉舉人三十四年以會試行會地震卒於開鄉

僉都御史陸公垹傳　河南

公名垹字秀卿嘉善人讀書恥爲時師訓詁嘗以人心物理與聖言融貫非可離而二之欲求畧去名筌直執往哲而發憤篤行詆尤以氣節爲重人或相目爲腐儒公曰吾腐吾腐不較也嘉靖丙戌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道自河間郡守某見公貌頎頎不善抑遜心惡其倨乃逆一廨館居之館僻在西遶妖魅所窟誤入其中者輒死公不知其愚我也誠之而入比暮與皂慄慄告出唯二童子留既寢夜半有聲剨然已而崩山裂石之狀其怪頎然而黑不知其長幾

詩植於臥榻前公怒甚以手擊之大喝曰何物妖麼敢爾須臾遁去院宇閴寂如故厥明門外候吏皆兢候內音公偶睡軒日高不起人人私竊其爲泉下人無疑矣頃之放衙偉然陞主事坐堂上竟無恠狀於是郡守聞之大駭心知其非常人比至南都署刑名多平反有獨見以濟法所未備既而居久聲聞鄉人有欲引公者公不應補北刑部又乞南改南武庫郎中武庫主出納諸司隸直多羨金人易乾沒公率不敢封以發人須其廉下無間言擢常德知府以治最改岳州岳州大饑公不待奏報發倉粟以賑民賴

以生活者數百萬計時楚中災傷極甚每御史按部所至則饑氓匍匐扶曳龍鍾將仆衣不掩形流離困頓羅恩馬前號哭不已御史緩言慰遣心實慘痛恨無良法以速甦其死也及抵岳州境內晏然則未有以荒歉告者心大異之又地逼江湖寇盜出沒時仍饑饉之後不聞賊警於是稔知公先事預備慮周生民困極盡安輯之力矣御史又察知公冀素潔泊不求榮進為政無赫赫之舉此其心與古循吏無異遂上書薦之於朝　世宗皇帝軫念元元特重有司之務實政者乃曰守臣卿為予一人綏萬民縣可嘉其

用顧擢以勸來者遂拜公太僕少卿加御史俸一等

於是天下皆知 上意所向爭相奮勵以治行自見

其風四方而激人心由公得之也既爲太僕盡心牧

政牧政以舉自太僕徙南鴻臚自鴻臚徙南光祿稽

檢會計條緒具悉內竪有典其職者無緣爲奸宿蠹

盡除而四署一新矣會河南巡撫缺詔公以右僉都

御史往撫其地公受命感奮自効冒暑兩疾行比入

汴遂大病乃嘆曰宣勞畢命以上報 天子徵臣責

也其不得竭犬馬之力以負初志臣疚且有餘愧不

得已乞骸骨歸歸三月而卒年五十五所著

有風雅翼略脩習辨疑古文詩賦藏於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鉞傳　大同

侯鉞字義甫東阿人金丞相摯之後也爲人魁岸有大度戟髯電目狀貌如神論事侃侃口如懸河慕賢生陸贄之爲人也資質殊絕讀書日以卷計率三數過終身不忘舉嘉靖辛丑進士請告里居三年謁闕授工部[illegible]事奉命修玄恩橋於涿州之南監修中官上其[illegible]百萬鉞爲上書指陳其狀乃二十萬而足擢本部[illegible]中出爲山西屯田僉事有詔築龍門邊五百里泉以虜所出入相顧莫敢往鉞獨以身任之一日虜大至左右請入城避答曰吾舍數萬丁夫獨先安

往乃驅民入城身為之殿夜至宣府城下有老弱避兵者復數十萬擁門不得入鉞乃坐門外盡入居民而後入再擢為山西副使整飭陽和兵備大將軍仇鸞行邊司道皆伏謁鉞獨長揖不伏鸞初不悅及進而與語縱橫指畫旁若無人鸞奇其材謂監門曰此中丞材俟君一人兵備三月拜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時一再遇虜有首功百餘級未及論功會總兵岳懋以兵部尚書聶豹劾鉞視虜軍撤不請餉乏軍興逮下吏治因訊鉞自辯欲令歸過戶部鉞曰事有不可吾寧身任其咎不敢為朝廷起大獄竟不以戶部

為解㑹辭罷歸田里常布袍戴笠乘一白騾從蒼頭一人遊行隴上與田夫漁父抵掌笑譚至揮鋤分畞相娛樂過者不知其故中丞也時塞上多事錢有重名廷臣部使交章奏薦方有詔召遂卒今祀學宫

右僉都御史麟山李公良墓志銘 宣府

張昇文

夫毀譽不公良臣解體忠佞無別志士寒心今朝廷有忠直之臣而或以疵類疆圉有功烈之臣而或遭擯抑故賢士不能盡其誠而國家不得盡其才正以此也往歲經略邊事之臣莫如李公麟山先生本以間去至今人惜之先生諱良字遂伯其先洪洞人趙祖李二避兵長清家焉二生德德生斌斌生勝勝生儀娶張氏生先生繼母許氏爲人忠信仁厚豈弟孝友勤學以養父志備物以奉繼母戊子領鄉薦已丑

舉進士筮任漢中府推官平妖寇擢陞河南道監察
御史以不奉時相改評事歷陞陝西僉事山西參議
副使河南叅政丞陞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贊理軍
務蓋先生文人而究心武事故其勳伐多在閫陲兵
戎之間凡所以為夷夏之大幾社稷之大計必殚心
經理要必為天下長久之法故在陝西禦套虜有黑
水口之捷總制松石劉君表其贊襄之功在山西守
巡冀北道外禦强虜內制横軍邊圉晏然百姓祠祀
之在宣大六年知形勢明戰守習訓練一膺巡撫之
寄即上奏疏無慮數十咸切肯綮又見屯戍軍實遽

擀守之議鑿鑿可行巳酉之秋虜寇深入非先生預爲調度將不知何所底止也然其執法守巳不阿時好獨見短於權要議當回京調用而先生浩然志不可奪矣居十年惟課農教子焚香讀書表率鄉俗以居家守禮居鄉守義居官守法爲訓所著有文稿若干卷藏於家屢爲推昌平操江巡撫之任先生厭聞之戒客勿須口也嘉靖辛酉夏五月卒年五十有二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時春墓志銘

徐 階

隆慶元年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巡撫山西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浚谷趙公以疾卒於家明年五月總督三邊兵部右侍郎鑑川王公爲請卹與有司循故事得賜祭一壇於是予西望拜且哭曰嗚呼予負公矣予負公矣予與公交三十年自謂世之知公無如予者今予方在政府又幸際 聖天子嗣大歷服盡召起廢斥有聲實之士而予乃不能以薦公使竟其所欲爲予負公矣予負公矣公爲人嚴毅介特與士大夫

處意有所不可議論有所不合必引繩披矩詰責之不少貸故賢者服其正而在中人咸疾其太剛或語及北虜方持盃酒相懽笑輒裂眦攘臂誓不與俱生數謂所知曰使吾得備偏校領精兵五千人深勁弓巨矢閒以長鎗大斧即俺灘丘爾不足平也故在賢者率壯其志而亦頗訝其尤輕戞其太銳然自邇年來士務以柔媚全其自將畏懦不敢一言戰攻日以弛虜日以驕其狀如人之病痿漸入於不能起予以爲得公出而矯士之習作將之氣於時必有所補益而又念士大夫於公尚未有定評使其所長不曉然

著於天下萬一有妄議者公必怒而引去不肯復出故委曲爲白其所以然蓋其論定然後薦且計公年未六十用世之日長而不意其遽卒蓋不獨予負公卽公亦且自恨其不及俟予說之行也嗚呼其殆有數然耶公幼與羣兒戲每列旗部署自長御之年十四舉陝西鄉試十八試禮部毅然爲舉首當是時海內伺其有所製作爭傳誦之而公則習騎射談甲兵日以邊備之不修爲大戚及再失官虜果入犯遊騎薄都城　世宗皇帝用予薦召爲兵部職方主事遷山東按察僉事領民兵轉副使遷巡撫山西都御史提

督鴈門諸關應幾用當其才矣然公在職方堂議馬
市非贊又以能兵為逆璫所忌幾得禍疾在山西撫
將士禦虜代州身甲胄督兵繼進斬虜若干級而總
兵李漢乘勝入虜伏中敗沒部解公官聽調迄今十
五年矣日思薦起焉乃竟不克遂虜固未嘗滅耶何
公之難於用也公讀書日能記萬餘言凡史氏所載
天文地理戶口錢穀多少之算與寇戎豐弱之詭姓
隱名歷歷誦之不爽所為文若詩豪宕閎肆如司馬
子長李太白而卒渾於仁義道德初舉進士改庶吉
士授戶部主事調兵部武庫主事即疏請禁浚倭正

士風又疏錄用諫官明善惡闢異端等七事下詔獄爲民暨改編修兼司經局校書疏請正東宮朝會禮儀備文武官僚以崇國本又罷爲民爲政於晉斥命罷省征徭抑求請絕餽遺日吾不敢竊府庫以自潤亦不能借府庫以市恩宗藩貴宦相戒莫敢犯法一時文學氣節政事之聲振動天下乃公則皆曰此儒者之末事其志專在攘夷狄復 祖宗之疆宇遺後世以長治永安而卒不獲試此予所以深慨於負公也公諱時森字與仁浚谷其號祖禰以國子生爲平谷丞考玉霑化教諭贈編修母許封太孺人公卒時

年五十九銘曰龍與雲弗從伯樂與驥幸相値兮
而不克收以爲功世方貴紉術而下將鎮鄉曾不喪
與銘刀遊廊數耶人耶吁嗟乎公

石僉都御史函山峰阮公鶚墓志銘

李春芳

中丞阮公皖之桐城人也諱鶚字某號函山峰居士系出步兵晉黃門侍郎遙集自陳西受節鎮皖樂函山之勝因家焉歷唐諱樅江者以大將軍顯宋諱師簡者以進士顯文武後先輝映由進士五傳而生暹暹生廷瓚人稱愛雲翁則公父也愛雲翁少孤嚴事其兄讓千金產有隱德沒祀於鄉後以公貴贈南京刑部主事配吳氏繼童氏俱贈安人正德巳巳歲大祲翁傾貲振之所全活甚衆無不願翁生賢子者巳而

母吳以是歲十月二十四日生公公生之夕室有瑞光始爲兒時端重不戲六歲就外傅輒問曰讀聖賢書不當學聖賢乎傅大異之嘗作燈花賦以見志長而博綜經史百家文辭籍甚嘉靖甲午以儒士中應天鄉試乙未遊南雍少司成歐陽文莊公方與諸士講明致良知之學公聽受而篤信之曰學不在是乎自是盡棄平日馳騖之見而反之身心矣甲辰登進士觀吏部政會星變上疏乞崇廉介以抑奔競不報太宰熊公某獨亟稱之乙巳授南京刑部主事獄讞明允精於讞比千戶劉恩以善訟作姦公案其罪竟

置之法時有殺人而構於市者都下譁然莫知其由邏者偵捕朱監生甥抵之業已誣服公心疑爲冤齋沐禱神竟得真殺人者於是才名大振三載奏最改河南道監察御史巡視光祿光祿多中貴人憚公風裁省浮費且十萬計地震應詔言七事多見採納已酉巡視倉塲兼理河道蘇運卒並議單劾罷漕帥之不職者漕政以肅明年案順天諸墨吏望風解印綬去任丘進士王聯豪横數殺人擬大辟乃摭拾胡公纘宗詩誣奏謗訕　上怒逮下詔獄并逮撫按蔣泉郡守三十六人公曰以言語罪人非盛世事劾誣搆

之乎漸不可長乃極力調護其間事竟得白尋改嚴
內督學公以首善自京師始正身帥士士蒸蒸然嚮
風諸所請謁悉謝卻不避權右庚戌虜入犯至薄都
城下公適按上承州承固都城要地也公選率生徒
張皇號召士氣倍振虜退條上禦虜十事動中機宜
當是時公職在俎豆不與兵戎乃毅然以憂時捍患
爲已任其匡濟之弘猷已於此露其端云癸丑擢浙
江提學副使頒示條約一如畿內而因地裁成之得
人爲盛浙方歲苦倭寇甲寅尤甚公下令諸生操弓
矢習射作忠義之氣乙卯夏省城戒嚴撫臣檄諸司

畫地防守公當守武林門則列營關外令士女分道入避至避開視他守者獨無追迫蹂躪之慘民咸德公焚香祝天曰安得阮公開府以活百姓耶丙辰陞廣西右參政臺省交章薦公有文武才可大用 上擢公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浙江閩命即展布方略誓告將吏四月賊攻乍浦追斬皂林賊奔桐鄉公冒重圍入桐鄉方賊之圍城浹旬也多方攻擊而公亦隨機應之顧孤城力乏數請援於總督胡胡不應城中危甚即睢陽之急不是過也賊又持總督紅牌抵城下議和人心搖惑非公抗議固守鮮不敗者

少宰㽞溪程公序平夷碑亦謂公有睢陽之節武穆之忠以此久之賊計窮遁去五月賊陷仙居公又率金台諸郡兵分疑設伏凡三戰大破之而賊首徐海窠與衆瘢復集舊巢時趙尚書文華出視師與總督胡共持和議乃公獨毅然決戰會言官上疏罪議和者詔下學命公勦平公得報益自奮竭命奇兵四伏正兵突擊賊遂大敗四窠巨魁陳東麻葉辛五郎皆就擒賊又奔據沈庄恐險自固若謂必不可破而主和議者猶觀望不進公大怒曰不滅海尚留根莫乎檄諸道分兵四圍夜渡濠薄賊標火其巢自寅至酉

力戰俘獲甚衆徐海始就滅功最稱奇而讒忌亦自是漸起矣公顧一意向賊謂諸將曰寧波鴈門久為賊據而舟山餘黨尚在奈何安枕耶遂夜舉水陸兵並進大破於蔡奇山獨山大潭山水戰於清港洋丘家洋直抵舟山賊方除夕酣醉遂擒斬殆盡自是兩浙三吳始得休息矣　上賜金綺者五進秩者一方鄉用公而忌者愈恣謀奪公柄移公專鎮閩是時閩寇方張而兵弱財匱私計可以困公而公不為困丁巳春公發浙江倭犯福寧公抵建寧倭犯會城已而犯福清犯海口羽書狎至公日夜治兵備禦慎選將

隸而麾先登陷陳之士不惜重賞往往能得其死力
遂奮擊賊衆於古源陽崎長樂港閩安鎮凡十餘戰
計任事不過數月捷書飛奏　上大加獎異奈何忌
之者力謀傾公乃指摘公糜費儲餉肆爲蜚風閩
論列遂被逮至京然募兵壯造戰艦捐貲子卷牘具
在有司可覆視也卒莫能中傷落職歸角巾私第絕
跡城府東阡西陌朋舊過從悠然不知老之將至也
會有論胡督府宗憲侵浙餉者復波及公公疏請兩
省互販而人多依違其間迨隆慶丁卯公病轉劇伯
子某伏闕陳情於是大司徒馬公森大司馬霍公冀

合疏題覆行兩省巡按覆報公之心事行且昭晳乃以十二月七日歿於正寢享年僅五十有九耳嗚呼天亦忌之人何尤哉余嘗讀陳平傳而重爲公慨也平事漢謀所以撓楚者請捐金行反間高祖與之黃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出入卒間楚君臣滅羽垓下由公觀之使平也生今之世身且不免又安能吐六奇而封萬戶哉今按中丞五臺徐公辨狀敘浙關事獨詳有以也浙之士民思公之德祠與立祠俎豆公夫豈可強致哉噫此益足以觀公矣若夫瞰副使李某同知唐某以金幣賄買送兩野先生族觀以數聞

遐不昇役庶事不附陸都督不謁趙督察以勵士節

皆敘中所稱述者自當信後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侯公汝諒墓志銘 遼東

寇陽

侯汝諒字叔貞號松亭公幼聰穎不羣讀書過目成誦爲文藻思逸發操筆數千言立就弱冠領鄉薦戊戌登進士高第巳亥授戶部主事監太倉及三河諸倉正巳率下出納明允宿弊頓革總督侍郎胡文江巡邊諸監倉者率有厚餽張盛晏以媚之公獨無發餽者多取時稱公有守甲辰陞雲南司郎中司務繁劇公才既優應酬如流吏不敢欺內用金寶賞賚者率遍鋪行倍估高價因爲巳利公裁其直之半省帑

不以害地以為肯

金甚多外戚方氏奏討祭葬及庄田七百餘頃公以
爲財力土地有限而覬奏討者無窮弗之許方訖所
親戚以利公峻拒之且疏稿白於大司徒蕭庵王公
王難之公曰設有利害郎中自當之疏上命下竟減
其請之七八貴戚咸怨公亦不顧也乙巳陞南陽知
府公嚴以馭吏惠以愛民抑强扶弱興利除害唐府
求儒學隙地以益園圃撫按檄公勘之公曰即府地
尚捐以助學可侵及學宫耶事乃寢覲給由赴京
公私餽遺一無所受撫按交薦其賢庚戌陞陝西按
察司副使值莎亭翁卒於南京公聞訃號慟即日奔

起龍喪而歸服闋癸丑復除陝西分巡關内災大歉
公調度賑濟全活甚衆地震異常人多壓死切奪辭
起公循行禁緝地方賴以無虞丙辰陞河南左參政
至汴即入賀丁巳陞本省按察使振肅紀綱申明法
令豪右斂迹激揚得體風清弊絕人望益歸入覲事
訖己未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先是地方
連歲荒歉餓莩載途又値兵冗百務蕩然公夙夜焦
勞區濟賙䘏危言懇請數萬金糴米數萬斛賑之軍
民賴以全活復請通登萊天津海運公私稱便招集
逃軍修復墩堡督造火器訓練卒伍軍中之務畢習

[illegible]力敉無遺黨爲虜雖數入多遣挫衄而去屬夷內[illegible]勾引醜虜爲患事體重大莫肯執其咎者公抗疏[illegible]言條其便益討擒首惡果力簡等四十餘人功收不戰羣首投首事聞　上嘉之有白金文綺之賚公[illegible]孝爲國約巳務民用舍惟公賞罰惟明嚴以繩貪勇以恤儒軍民咸悅朝鮮貢使有獨鶴之詠坐是與總兵者不協互相訐奏奉　旨回籍聽勘中途患疾抵家調理不痊於辛酉年七月二日卒距生正德乙亥六月九日壽四十有七云

僉都御史荆川唐公順之言行録

唐順之字應德武進人其文行爲學者所宗稱爲荆川先生嘉靖己丑中禮部試第一及廷試邃庵内閣使鄉人索試策欲首擢之而先生以年少筮仕守己當嚴竟不與通置二甲首其榜首則江西羅念庵洪先也自與羅公交後知其人品甚高心服之嘗曰省元狀元人品每不齊而吾幸與羅公爲兩榜首省元狀元每相忌至於相疏而吾獨與羅公相友善亦一奇也授武選主事以幼時嘗竭精神於舉業幾成勞瘵而學問文章俱未有成恐碌碌仕途無以爲終身

自立之地不樂居官庚寅春疏病得歸值母襲服闋
無進官意乃父有懷公敎乃速裝壬辰改稽勲主事
調考功居家時素知有司某某賢後取至京以不通
關節留滯不時用先生即密白其賢擢科與道不使
其人知之羅峯桂公改爲官爲翰林部中首喙先
生拜編修校對累朝實録於時王遵岩陳后岡高蘇
門皆以詩文名當世一見先生之作心服之而先生
未敢以爲然也至其戒行雖苦終少自得之趣先生
尤自歉時則王龍溪以陽明先生高弟寓京師先生
一見之盡叩陽明之說始得聖賢中庸之道矣校對

完倒嘗陞賞先生不欲受又以羅峯愛己將遠其幾
遂告歸張璁是怒以吏部原職致仕居家窘甚而於
文章之潤筆弟子之贄儀未嘗妄取林下三十年不
役官府一人不受坊價一緡官庫貯先生所卻至三
千金會　皇太子立妙選宮僚　今上面諭宰臣起
先生爲春坊司諫竟以請朝東宮落職歸先生自是
御一布袍嘗居宜興山中與諸生講學宦於其地者
欲一見之無從也四方之行過是都者必先謁於其
廬以得見爲榮劉薦殆無虛日獨侍御雲川舒公之
薦貴有日學以聖賢爲師道以經濟自任立朝著蹇

清正直之風居鄉有廉靖無求之節乾坤不可無此
正氣朝廷不可無此正人可謂得先生之真矣先生
喜靜坐樂與方外之士遊日方外之學雖與吾儒不
同而其苦行堅守洗淨心緣知自求之身者固賢於
今之儒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無不精究其妙而於
歷筭尤精文章可以窺班馬詩可以並李杜然嘗曰
此不過應酬之作更看山中靜坐十年后文字更何
如耳先生與人無間於貴賤貧富推投其幾則言笑
無厭有所拂則拂然見於顏面過之途亦爲之趨避
日匿怨而友吾弗爲也其與人言發竭底蘊若決露

者然事關機要則深沉隱默際不可窺於瑣屑之事若不甚通曉至於籌畫世故則辨悉毫芒性恬澹不樂仕進而見民之瘠瘦困頓又若痌瘝切身思一救援貌不踰中人而視天下勢之所至若萬鈞之壓卵處之晏然舉天下之所不敢為不能為者獨毅然當之嘗自謂當今少一甯武子之愚蓋自況也甲寅倭奴起殺流血東南先生目擊其變至不能寢食適居有憂公喪而趙公兩江以　上命視師海上來訪先生與陳機略且言非專任梅林胡公不能平此寇趙歸朝首薦先生以南部車駕主事起之先生不應歷

兵部職方員外又堅臥不起及巡按提學二侍御奉
旨促行先生不得已赴京即陞本司郎中陞見後即
奉命查勘邊務繼而視師浙直先生奮然曰一月賊
不平請拏將官三月賊不平請拏郎中十二月先生
將至浙賊聞風遁去先生計平賊上策當禦之海外
而海道不可不熟乃自江陰自嘉興兩次下海泛大
洋至鹹門而還未幾春汛急自登海船督諸將泊崇
明沙沉賊船十三隻斬賊首百二十級餘賊走三沙
陞太僕少卿胡公奏留同事又陞右通政於時江北
巡撫李克齋告急胡總制檄總兵盧鏜往援先生以

江北蹂躪重地乃以三沙賊擻鋒堅守身往江北與李公首尾擊賊賊敗之於姚家蕩又敗之於廟灣場度其勢無能爲復自江北往攻三沙居海中二月竟以鹽鹵之故腹疾增劇方回太倉調遣狼兵而賊乘風雨夜登江北岸矣先生每以此自愧其斬馘功皆遜不居而胡公竟上之三有白金文綺之賜先生每與胡公論國家事未嘗不泣下沾襟誓以身許國曰胡公計事先我一着至忠義一念則甚相符合未幾歷僉都撫淮揚因積勞病甚不能行然以淮揚重地朝方倚任十一月勉强赴官値歲歉請於朝得餘鹽銀

三萬兩以賑又自捐俸金令有司以次捐俸易米散各鎮爲粥以食饑民先生素仁心不忍見民之饑疾又以淮揚所轄天下要道即有變於內倭寇乘之貽患不細故於賑濟獨勞心焉時病已甚而先生治畢務不少休三月二十一日登焦山望三江嘆曰吾第一梟將使吾病而不能展其能奈何然使一病都堂能居海中則諸將無敢不下海諸將能下海則敵人自奪氣也欲從太倉取道常居海中行至通州而病不起矣二十九日也將革猶以爲人與學問未成未了十年工夫自恨時天皎皎闐天鼓鳴於舟上者三

而先生氣絕

荊川唐都御史傳

李開先

武進之有唐氏遷徙爰自淮南振起始於佾誠佾誠以子貴封評事評事子復由進士歷陞知府有政蹟載在一統志知府子衍又以子貴封給事中衍子名貴號竹可第進士會試第三名仕爲戶科給事中以清謹長厚歿而祀於鄉貴子珤字國秀因父母俱亡晚號有懷以鄉舉授知州遷員外郎郎中官止永州府知府娶宜興任氏女生子順之字應德號荊川幼而父母教之弱冠師長成之而友朋助之讀書不成

嘗寫字不端楷父即撻之或外嬉戲歸或內言使氣母必厲色曰汝尚有童心乎將爲君子乎由是勤勵書寫得其父心出入得其母心矣業師乃包希叢林而寃友則方山薛應旂也經義本其祖傳而舉業可繼王文恪戊子鄉試第六名己丑會試第一名廷試二甲第一名御批其策條論精詳海內傳以爲矜會試卷見者有以爲前後無比氣平理明而氣閑乎理意深辭雅而意包乎辭學者無長幼遠近悉宗其體如圓不能加於規方不能加矩矣嘉靖甘壬一二大臣不相能遂即罷之主者猶以二甲前三名制策

皆經御覽欲各授以檢討唐子力請同罷一事而有
去開非體始進即能恬退如此試政吏部選除兵部
主事未久因病告歸繼丁母憂毋隨父之任信陽路
出天津卒於舟中後唐子每對人痛哭曰吾母俏夫
三十年不及享其封教子二十年不得食其報其病
也方欒委諸塗人而不暇擇其良其卒也棺斂辦諸
水次而不克盡其心人生有涯此恨無涯呂涇野聞
而解之曰吳自季札言游之後雖世有聞人然皆未
有能並其盛者君篤學好古即能升札游之堂以光
顯其母不爲優乎後王遵巖序其集亦以此爲淑感

[illegible]晉之郛邦偶合之耶其請銘於涇野也值雨雪連[illegible]冗途濘自儆與僕力或稍却則徒步行來不惟見其孝心且知不藉官勢矣服闋改補吏部考功司主事不隨衆作傲態而接人得大體嘗二考科查考給由吏人簿籍各編字號豈但易爲力而且難作弊也往時翰林皆由進士上甲與庶吉士兩途　聖上以爲此不足以盡人途更其制選取十一人成自升道部屬入焉而居子則由吏部十一人者陳束尤稍厚入則陪侍講筵出則校讐東觀暇則飛酒歡宴或竊日夜不休素愛崆峒詩文篇篇成誦且一一

斂之及遇王遵巖告以自有正法妙意何必雄豪亢
厲也唐子已有將變之機聞此如決江河沛然莫之
能禦矣故癸巳以後之作別是一機軸有高出今人
者有可比古人者未嘗不多遵巖之功也居官尚節
槩厲廉隅兼且議論英發人鮮有忌之者然而傾服
其才稱其公不至不能容其羅峯張閣老雖會試舉
主惡其不相親近有慶賀事遠投拜簡躍馬徑過其
門因其上疏養病則票一旨意云唐順之方改史職
又見投對訓錄乃概告病着以原職致仕去不許起
用報出士夫駭之而唐子曾無慍色父在浙是聞有

事不知其何事及得致仕消息喜謂所知曰此有甚事原以秀才得官今還其官矣固無損於秀才也議者以羅岕險毒而唐子高亢後羅峯有悔心家居日嘗言倘蒙宣召務爲用之了此一事仍復還山嗣是爲相者寧復有此意哉唐子旣抵埭里雞犬柴門依依桑梓謝卻業緣便有終焉之計矣詩文更進一格以其侍從慶成朝堂雍容之作而爲村樵漁父歌詠太平之詞又以其暇日精究天文而間數學於顧箬溪久之乃有獨得處以古曆惟大衍爲精被僧一行減卻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郭守敬別有一法口

弧矢圜算弧矢有横立赤黄白道變轉晷爲活法三
道之畸零可癒而氣朔之差可定知曆理又知曆數
此其異於儒生知必數又知活數此又其異於曆官
者也所著弧矢論句股測望論乃千古不傳之秘而
曆家作曆之本也嘗至廬州時蔡克廉以府同署印
將約之同遊境内山川蔡辭以有算糧事相妨唐子
乃討善算者十餘人人各與一數算訖記其槩只數
字凡三四易自撥盤珠毎一數亦只記數字不移時
而一府錢糧數目清矣老書算咸驚嘆天下未有若
是其神速者也往費一月之力工食紙筆催辦騷擾

臨時猶有不得眞數者至於擊劍騎射之法無不各
臻其妙從之遊者甚多雖談說應舉藝文未嘗不本
之身心道德經學雖主宋儒然猶參之漢注如十三
經疏者無不究覽而三禮春秋尤所留心著有春秋
論禮則以王鄭之說不可偏棄會起廢兼補東宮員
鈌十餘人而唐子不與焉東井左徵言之內閣失唐
殊不愜衆望已而內旨不允再推因而及之得爲右
春坊右司諫其實乃予言之東井而東井言之內閣
也至京則向所交遊者多半凋散世所指八才子者
獨少二人仍相與繹舊業正新知與諸友俱有益而

其戒子不當着恭止予不出賺銀及稱予戳疏的確迄今何可怠也俸薄而用不足官閑而樂有餘不但辭受不輕雖一拜往返之細亦斟酌可否而後行之名既高而心愈下年漸長而操更嚴同羅念菴趨浚谷上封章請朝東宮因以激　上之怒以為意在刺朕閣臣又有身首異處不足償責揭帖事勢似不可測矣予為之多方求救如崔京山等不遺餘力因召見言及之　聖心本無他章留二十餘日始批下俱奪職為民再還鄉而窮愈甚父子兩宦多年止增田百畝人窮返本所謂霜降水涸天根乃見也用是叅

透世情節忍嗜欲以培養性源久之此心凝靜百物皆通今人未免苦窮未免粘帶未免牽引苦窮則靡所不爲粘帶之根固於中牽引之勢搖於外處則躁無仕則貪婪無一可者矣嘗欲得一民一社自效其能而竟未之遂閑居每以民隱爲憂其論均徭不欲舉行新法十年一役雖極重百姓無不甘心一年一役雖極輕百姓無不怨自益零碎苦楚難受也以至大戶之詭寄官戶之濫免其說甚悉而尤長於計算糧數歷處災傷主計者之蠲災率十裁而爲七牧民者之上災率七溢而爲十水旱不可不存恤而免運

又不可減免於是有輕齎之法以米折銀民止須一石之輸而國不失一石之入蓋此法於不可減免之中而寓可以通融之意不必制其正賦之盈縮而但制其腳價之有無不必裁之以豐凶之歛散而但裁之以本折之低昂一無損於國萬有利於民武進一邑歲該償運五萬四千有奇此入於國之正額本色正耗水腳平米七萬九千有奇折色銀九千有奇此費於民之羨數濟運百萬石有輕齎四十萬以待四方之水旱來告者江南米賤而京貴若取銀江南而散給北軍則南無遠輸之費而北無賤糴之困矣此

甚有益也方因詳書之性好遊好靜常避人居宜與陽羨山中有得於心靜居亦遊也遊亦靜居也過邑亭過盜竄身於江生平不善浮水然得不死亦奇怪甚矣遍歷諸名山其在武夷則爲與遊幾撰乃翁行然非浪遊也嘗言人用之不敢以隱不用不敢以求其爲兵部主事也予以書譏之曰此一起官煩紛物議出非其時托非其人若能了得一兩事急急歸山心跡庶可少白於天下不然將舉平日所守而盡喪之矣唐子得書不以爲忤第言行止非人所能與其自至而已兩次復書終是婉護其意必以爲年且長

矣不際此一出後恐無將又佛肸欲往之意也豈知
其終是不可哉已而由主事歷陞職方司郎中劉議
以薊鎮邊垣東自石門塞西至鎮邊城延袤二千餘
里又京都陵寢關係非輕鎮兵缺少欲行招募選補
分區設將操練禦防題奏允行久矣每遇防秋輒稱
兵寡且弱多調邊軍糜費司農告急議將降勅遣一
部屬前去經理行令總督王忬督同鎮巡等官歐陽
安馮琢責成總副參遊守備提調把總等官揀選精
銳分別奇正一切方略詳細具奏定奪東以唐于西
心邊務堪以差委逐領勅書關防星馳至地方會同

山海關巡關御史王瀚從石塘嶺起東至古北口墻子嶺馬蘭谷又東過灤河至於太平寨燕河營而止凡爲區者七又會同居庸關巡關御史蕭九峯從黃花鎮起西至居庸關鎮邊城而凡爲區者三總兩關十區之兵原額九萬三千八百九十五名見在五萬九千六十二名逃亡三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名此外更有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官軍二萬二千二百八十二員名又有大水谷白羊口曹家寨遊兵九千名夫兵之缺額其故易見兵之不練其實難尋救弊之策補兵獨易而練兵則難專倚邊兵不練土兵城

有如　聖諭者十年來謂在練兵不在增兵者惟有
總督楊博一疏而已漢光武以漁陽突騎定天下歷
之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北古所謂其人
慷慨勇悍而沉鷙者也今乃瑣懦綿綏靡靡然有暮
氣之頹惰而無朝氣之精神戒而鬬之殺卒荷戈十
常七八力士徒馬十纔二三其於五陣分合之變五
兵長短之殊不復講習久矣老羸未汰紀律又疏守
猶不足戰何以堪其間侁壯可用者惟洛關塞夜不
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兩區遊擊標
下民兵射手數百人蓟在畿服之内百餘年來止有

歎夷小醜至庚戌以後北虜諸酋合謀入寇其禍始烈矣於是條爲九事上之定區帥以分練明賞罰以勵士雜邊兵以同枝而遂鋒夫緣火器則九事中之尤緊要者也而通水運便轉輸亦嘗言及之奏入多見施行浙江舟山地方久被倭奴殘害負險盤據咎在人玩兵痍不曾大振兵威懈力脅勦雖節被當事諸臣殄蕩但方屏息於此旋復跳梁爲於彼禍本已深急難撲滅況又水陸兵將不肯同心文武衆察亦無决志海防地利設險未周歲久日多人情滋玩兼以民窮則匱供億維艱本兵題請宜特差鄧官一員

速去經畧以爲安攘之圖查有本部郎中唐某生長
江南久知夷性且又素曉兵機近查閱薊州兵馬兩
關振飭即收堵截大虜之功相應復遣仍給勑前去
浙直等處會同督撫等官督責大小將領并兵備有
司遵奉嚴旨先將舟山見屯餘兵設策剿平中間有
兵將司府仍前怠慢不共濟艱者即行參奏以憑
處治及將緊關海防處所或選士揄才或增兵易將
畢策羣力並集兼收凡有戰守機宜開詳具奏以備
上裁未久即陞右通政同尚書胡宗憲經畫兵務
已又陞僉都御史巡撫仍管前事未及來歲春死之

防預爲經久可行之計其所條諸事似尤精切禦海洋而固海所圖海外而別人才定軍制而足軍需復舊規而蘇軍氣至於早定　廟謨則其說愈是而其見獨長二十年前並無倭患今忽有之須求其故古云兵久則變生近日吳淞定海之開水卒呼糧扶官縛吏則民變之漸矣蘇人素怯今亦燒官寺劫獄因關然一逞則兵變之漸矣況逃綫導倭自爲倭者可勝計耶惟願大小臣工畢上其議仰求　祖宗以來招懷撫諭之由背叛殺絕之蹤如何可以承圖其路如何可以潛消其萌苟可以利國不必爲序家顧慮

苟可以便今不必以成說拘壹是在　聖明從中獨斷毅然行之不然則雖百戰百勝猶不勝也況未必勝耶至其分別來船去船功次則更爲確論水中首級一顆以十五兩行賞不知打來船之難十倍於打去船也去船殺人刼財已滿其欲殺一賊止是一賊若殺來賊一人却全活數命若題破得來船眞倭首級者雖不同之陸地首級三十兩量增銀五七兩則爭打來船者衆而賊之登岸者少矣其奏使集中所言多奇謀偉畫未得盡展而天遽奪之速矣嘉靖庚申四月一日以蠱脹舊疾卒於揚州距生正德丁卯

十月五日至是年五十四桓山田項嘗恐其不過四十相士有謂其四十六且死者以其數則過矣以其德而宜壽則未也本以天性渊方而又問學充養使壽至耄耋事業寧止於此有問其爲文者則應以始尊秦漢繼好宋唐必須究養神明以深其本源浸涵經傳以博其旨趣獨存本質盡洗鉛華透徹光明委曲詳盡雖從筆紙寫成卻自胸中流出如說家常話而作家庭非所謂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始得之也有問其爲學者則應以必先不爲習氣纏繞不使欲障起滅好是懿德好仁無尚眞消息也終日如愚終

日急食實功用也已將舊時伎倆見解一切抹撥清明中稍見標影原是靈明混成者以爲有物則何思何慮不覩不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煉故其參贊經綸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自得之學不傳而攻辭雜霸之徒紛出矣唐子以此爲文爲學宜乎有用於世而亦有名於世云嗚乎人徒知唐子之進道既僻不知由其父教之而後有以成其學也知唐子之遁世無悶不知由其父安之而後有以樂其天也知唐子之應用無窮不知由其父作之而後有以善其取也雖

是父不能生是子非是子不能承是父唐氏世篤其永昌矣予一鶴徵庠生能讀書肖其父所著荆川集十二卷所輯名賢策論及左編等數百卷俱行於世同時數予惟唐子爲大中丞稍得行其志殁有論祭葬予自艮朋之喪文行進寸退尺而唐子今爲枉尺直尋矣鶴以行狀求洪芳洲以墓志求趙大洲傳則羅念庵而表則予予以少洲之意亦惟作傳其三文俱未之見而念庵近亦作古人矣予當又爲之一傳也

祭荆川唐先生文

萬士和

惟宇宙之靈氣實造物之所秘非時與地與人之相値則或歷數千年而不一寄嗟儒者之寂寥而正學之蕪廢豈元氣之漸漓抑醞釀之未至若吾師之有生得精靈之所會固天縱之聰明發天光於智慧蓋乾坤之翕聚者至是一闢而與地上下數千年間於此盡收其粹世之分門立戶登壇說法者旣非性之所安而規矩準繩謹守格套者又病其爲忠信廉潔之似不靠傷以隨人揭眞心以從事修飾遮蓋吁其離擬兮寧痛瘡之自知而吟煖之自試震雷過而不驚泰山撼而不蹶持空拳禦萬馬而不撓蹈水火入

金石而不衰爲必要其所成力必如其所志夏不扇
而冬不爐日忘食而夕忘寐惟良工之苦心造種種
之奧遠觀萬物之備於一身信精神之通乎天地故
先生之一嘆一唾莫非實藏之所存而人之得其一
枝一葉者猶足以垂名而耀世其博物也天文地理
經書子史醫藥算數之說靡不貫串其微然一經揀
擇則如李光弼入朔方軍而精采頓異其取益也佛
氏之寂定老氏之虛靜養生家之欵欵靡不悉得其
玄然一親經歷則如身生相輪之上而曲直不蔽學
以操鍊爲主則經歲不食肉廿年不洗足野人所不

堪而先生持之益勵性以奢侈爲戒則身不輕置一衣屋不輕易一椽廉士以爲難而先生行之自遂時凝然以深思或淵然而默識苟一得之未融歷數歲而不置忽豹變以龍騰肆泉流而火熾功久熟於仰鑽悟直稱乎道器涉傳註之浩繁厭支離之破碎覓淵抄而得金彼糠秕之盡棄及恍然兮有聞乃豁然兮無累取奇功於一源會萬象於同致自博而約由粗而細如莊生之所謂承蜩解牛斲輪累丸之技要皆道之所寓至其得意忘言點頭一笑亦何讓乎會之唯而顏之喟益雖查滓未化較聖學於毫釐而至

大至剛斷乎其接孟氏之裔惟根茂而實深時溢
於文字稍早歲之蹊蹤失向來之纏縛雖其首尾接
續變態偶奇取諸班馬韓歐之精華至於識見獨出
則一掃陳言之蕪翳莫測者機極壯者勢近作出塞
新篇遂奔放豪邁而不可制既見惡而如讐亦見尊
而如嗜即一能一長者雖庸人賤役或駕舟千里以
相尋若泛來泛往者雖公卿貴客至扣門竟日而深
避以是而獨立不阿亦以是而招尤速毀苟余心之
不愆何謗訕之足計比所得之益多猶歉然其自視
嘗欲一人不接一床不置坐草根於空山求面目之

所白宿習盡銷靈根始著假三年之不雜將一得而來羿嗟此志之難陳值倭夷之爲祟此已屠戮之難堪彼方斫人以爲戲凡有人心者能不一動其念慮而況萬物一體之仁夫孰非冠之當纓孰爲戶之可閉且蒼生之望方殷廟堂之薦相繼乃翻然而改圖來 詔旨以從仕始委之以巡督終托之以撫治於是勞形殫神鞠躬盡瘁以隻身撥兇寇之鋒鏑以六月居東海之瘴癘號令嚴明威行將帥方張之封豕既摧已聚之長鯨盡殪三吳淮揚至今帖然者實先生之所遺病既亟以彌畱志之必而愈矢誓不安於

雍肅乃進方以警示屬天鼓之鳴身遂端坐而就盡嗚呼先生之處也草衣木食若將終身未嘗享人間一日之富貴其出也履危蹈險傾家貲以助師未嘗享有官者一日之祿費印其山中事業雖公相何足爲軒輊然而剖破藩籬去彼取此者誠不忍下孤四海之心而上負天之所畀胡正學未明而議論喧豗素同者或以爲疑素異者則以爲忌一時共事者既憤其激切之難勝至泥於形跡者又遂假言而力詆迺先生之始終豈改其一介不取之義彼凡千駟萬鍾不顧而何有於蟻羶之垢膩昔伊尹之元聖尚不

免好事者之議矧先生之志伊則亦何解乎譊譊者之喙和自登歲即蒙敎誨薰陶琢磨靡不周備吾其心之穉淳慮其質之柔脆以整襟危坐爲外馳以逼身無病爲藏穢栽也騎心之未降揚也古人之可其其驅而之善也若策駑馬於一丈途而不息鞭箠其防其墮落也若以一髮引千鈞之石臨萬仞之淵而將至於登山巔水涯花前月除或扁舟相從或徙步隨侍任爭席於樵夫借跏坐於僧寺嘘之以氷瑩之風飲之以上池之味時不言以傳心靦針眼之相對凡和之蠡測豹窺夫孰非先生之所賜丁巳一別四載

違背家寄手書言及進退和適宜沉潤之流慰惟先覺與先知豈自私而自利信果哉之無雖納溝壑其誰畀以是復於先生而先生詔之曰智方將宇宙之大擔當有人詎意龍蛇之辰遽逢其季訃音遠來五內煎沸如可贖兮恨不即逝乞身不報官如附贅及今撫棺歲已再期入室惕然魂飛魄悸乘化返真先生何意木壞山頹其奈我輩昔等交於朱蔡以弱息配先生之嗣托同心於骨肉庶黽勉以相濟嗚呼詞短意長孰知我慰就几筵以布悰仰青天白日而涕淚洏至人兮不亡庶英靈之不昧鑒一念之微恍其爲我歆而即爲我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柱野趙公釴墓志銘 貴尤

林樹聲

公諱釴字子舉一字凹卿別號八柱野人上世著族燕山宋淳佑壬子燕公游寓桐城樂其山川築室牛山下五世而彝道彝道公避元季寇亂徙邑之諸市巷遂著籍焉彝道生敏敬敏敬生信信生永芳永芳生弼號一竹以公貴封吏科右給事中始一竹治儒生業游黌舍久之以母老業去力耕佐養嘗道拾遺金訪遺者還之里中無不誦其義者配汪氏封孺人生子五人公其第四子也公生而骨相瑰異八歲善屬文

邑令蔡公鋭見而奇之置膝撫其頂曰驥子神駿當一日千里也甫弱冠游邑庠每試輒冠諸生邑令謝公烱尤貴重其文庚子舉南畿第一人甲辰第進士授刑部浙江司主事讞獄明允時稱神明改禮科給事中庚戌張文隱公蒞公同考會試公力辟是歲汪太孺人年入袠公竟以冊封得便道歸上壽還朝轉工科左給事中巡視京營時咸寧侯仇鸞怙權寵占役軍卒公抗折不撓嚴點閑勒士歸伍因條列軍政六事奏入下所司議行戊政一飭仇銜之未幾思中公公不爲動會一竹訃聞公奔歸服闋補吏科都給

事中丁巳京察考察公疏言虞廷黜陟能使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夫考績非以威遠也然公道明則人心正中國安則四夷服今南倭北虜警諜未息茲舉宜倘燉慝毋爽國是使賢智奮庸著績安攘甚盛比命下公嚴去留所抨彈咸當僉服其公戊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專涖馬政是時民養種馬而官驗有錢癩者恒峻其罰公曰畜馬禁騎坐是費物也弛令自便民德之立祠祀焉公嘗與僚佐遊瑯琊山見農人甚旱躬禱於豐山雨隨注滁俗耕者專仰雨澤遇旱潦不飭備公爲文諭之民用興厲陂塘濬滄以時修浚

種種敝野滁人賴焉作亭豐山鐫之石以章久遠滁
舊有陽明書院歲久漸圮公斥黃金新之朔望聚諸
儒生闡明良知之學諸儒生習其指者皆興起累遷
南京鴻臚寺卿通政司通政太僕寺卿晉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兼理軍務貴處極徼虞瘴癘有言者公曰
丈夫不志四方乎驅車行比至貴值土舍韓甸擾司
印逐流官糾黨旅兵三省騷動公命總兵官石邦憲
率夷帥冢繼武等會勦之禦其渠酋羣黨悉平餘寨
皆刻木誓不異萌貴既荒遠東北連播州西南雜土
府民獠錯居習亂易動公圖畫便宜條奏六事皆議

行馬公處官事如家相度城中荒土引渠走潦辟水田瀦流爲池敎民習耕植貴之知水耕自公始作鳳嬉愛山諸堂與諸大夫游而樂之曰使吏於土者釋羈思以安職業匪直事燕游也衆韙其言無何有昌其功者當道惑之調公南京用復倡議裁華軍門者公貽書大司馬虞坡楊公言不便狀且曰釴逐臣也猶喋喋不置此棄婦顧梁笱耳其忠不忘君類若此公歸鑿像入建祠堂五所以奉先世之宜廟食者而蔡謝二邑侯則列祠於念初堂報知已也歲以冬春二孟舉祭祭之日合宗人讀律法寓勸誡置義田一

區收其租入以供二祭有餘遍施三族周其嬸姊衣食之不給者居恒追慕一竹公不置著哀竹操歌吟以寄思暇日與諸昆弟觴酒過從竟白首無間讓產推分其孝友純篤蓋天性然公恂恂長者記德忘怨與人交肝膽洞視倜儻有大度好禮賢士作宜秘洞招延賓客廪食其來學者晚悅佳山水勝日肩輿往來龍眠浮渡麒麟諸山灌園桐陂復自稱瓠園丈夫預營壽藏於石鼓山題曰俟丘取修身以俟之義云爲文章自出機軸精光百倍作幾希圖闢方士論講學諸說皆關明理道出前人所未發詩律清遠樂府

古體興托不凡所著有古今原始無聞堂藁爲林子

九夷古事等集行於世生正德壬申四月距其卒隆

慶己巳七月年五十有八

僉都御史温景葵傳 順天 郡志

温景葵字汝陽大同舉人也其文行爲鄉表令長山陞御史守蘇州並有治績嘉靖庚申邊事孔棘兵道初設乃自覇州道移任㓨制運籌詳審精密任四年政兼百善事愜人心功垂世執如斂賊傷農立爲罷貯法因單偷對支掠害商人立爲入倉法因將士重冒行糧濫費立爲稽塗法因後府催徭殘坑衛職蠹准爲徑解惜薪司法修建昌營劉家營石門寨半壁山等城爲邊疆保障未再閱月新郡城樓七座處置有方財不費而居民不擾爲重鎮偉觀遷八府士館

之[illegible]竹書院聘師豐廩嚴程課如親子弟然聯登科甲皆出其門約軍衛而寬嚴並用遇士夫而恩禮兼隆在任四年閭閻清而民安堵加參政俸癸亥之變總兵陳及督撫重譴朝議難其人科道交薦特擢都御史巡撫順天其澤及永尤深居三載告病歸今人亡而澤不泯歲久而思愈深云

右僉都御史王鎬傳　寧夏　永平志

王鎬字宗周灤之陳里莊人也父瑋爲義烏丞母李氏感異夢而生長七尺如神英規比王家世故殖爲友人周冉之難以貧值侵歲自陷糠粃而以粟事母嘉靖壬午舉於鄉嚴嵩爲司業欲收之門下不顧已丑成進士授大理寺評事廷尉推重之疑獄必屬焉京師有惡少誘宦家子淫博失千金廷正欲重惡少罪鎬舉古人言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其厚積必貪婪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福不道之家不如恣歸於人廷正善其言而止居二年聞父母如制改山

監察御史黃言追崇之禮出自　聖孝議禮諸臣不過將順而已何敢貪天功以徼榮自私當時中外臣僚羣起攻之未必無所見何至廢遐者未起禁錮者不釋哉疏上人爲傷懼而不恤也初按江西典試事所舉皆知名士或有私相媚者鎬曰寧得罪於一家不得罪於多士竟黜之而相不銜世以是兩賢之再按河南諭其屬曰當興不興者爲善人遺害也當革不革者爲惡人殖利也下令罰贖鍰出餘貲大築黄河堤速護十城全腴田萬頃境内人材不遺姓名舉之而鼓勢行私者抑焉京營冒餉爲計姦利不可勝

數而提督臣爲宰執肺腑親人莫敢何問鎬巡視之
輒奏去甚者宰執銜之出爲山西副使兵備代州邊
有警而代當銜鎬備禦免虜患而銜者已媒孽其間
左遷湖廣參議提督太和山至則督發中貴人贓罪
人以天神目之轉山東山西副使廿肅行太僕寺卿
兼攝四道戎馬貨胡馬入百威武大揚轉山東右叅
政駐節萊州府卻羨金四千兩轉湖廣按察使禁戢
宗室爲暴者數人王以書來好答使者去已卽投檄
中封之或於法得釋使來謝乃引使至檢取書還之
貴未發爲報曰法當如是而吾安敢低昂耶後書不

案兼罡於薛權調停咸足之轉右布政值左轄鉄蓋平論諸屏繳者入則所司緘封進出則原緘發之惟敝衆端生懸衙謹權錙銖無所移莞庫不得與是時倭寇猖獗爲繕城池備守具給餽餉撤土著于兆往出奇設伏左右翼繫殲之沉大艘數十擒斬俘獲無一東還者論功當遷遷一級靡子不行問止得賞銀牒轉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入境輒有斬獲會楊襄毅公初入吏部首推之欲擢貳司馬相于世蕃大恚曰楊初入吏部必先舉王某者私也亦甚輕我且抑之喉給事中某論之云素履雖不玷於清名今日實

難堪乎重任當召回京別用既入京遇嚴相長揖而已遂乞骸骨歸與兄同居貴不置私橐視猶子如已出終世未嘗一言干有司遇親舊有婚喪者輒助之而佐士之不給撫按交薦無虛歲以年至而堅臥矣隆慶戊辰不疾而卒萬曆改元覈邊功賜銀五十兩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霽寰先生吳公維嶽行狀

貴州

汪道昆

先生諱維嶽字峻伯孝豐人姓吳氏其先自淮海邑宋南渡居孝豐明興先生六世諸祖並顯其一歷通政司參政其一守萊州至大父吏部公家大起吏部公二子並登進士長公麟由御史歷山東按察司副使以親老歸次公龍由吏部郎中歷參政吏部公賜爵如子配張氏封宜人當是時門戶赫然盛矣宜人夢天女授美子日帝畀汝孫於是冢婦方恭人有身以正德九年六月四日舉子宜人昔夢庭下立神至

手仞上屬於天長公亦夢舍後山高出雲端巖巖然
立則以爲貴徵也因命名奇之先生頎而莊英氣勃
勃始就外傅日誦數千言始勝冠輒起民間首諸生
嘉靖丁酉鄉試先生以執禮舉第五人明年舉進
士除江陰縣令操法得民會沙賊僭號反崇明與縣
夾江相距縣故無城郭先生躬率甲士謹備之賊無
敢犯江陰完境內三載應　召得刑部尚書郎先生
明習法家主部尚書奏讞詔定問刑條例部尚書舉
以屬吳郎於是吳郎具藁部尚書籍上之大稱　旨
著爲縣令庚戌虜大入部收兵部尚書坐吏議輕連

議者吳昉從容上疏曰尚書無他獨事重發耳不聽
然廷中獨多吳昉慮因江西因得從末減者萬五百
仇者侵徐滚毋塚滚殺之先生嘗曰滚以毋故殺人
且使塚在碑滚得免劉福德讓里媪子不孝里媪子
出惡言福德怒毆殺里媪子先生嘗曰誅不孝奈何
與不孝子等衆耶從輕議釋之朞月而徧部中決無
不當既歸省居大父及父毋喪泣血三年目幾耿喪
畢補篤部尋轉按察司副使督學山東先生下車操
功令唯謹謁闕里徘徊洙泗鄒嶧之間檄孔顏孟三
氏敎授司定約法勒石學舍宣言曰建首善請自三

氏始其世世守之廣厲諸生務在躬化所至左右文
行無不當於人心追祀名宦鄉賢表章節義齊魯之
士烝烝鄉風居五年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尋進江
西按察司按察使已復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
貴州言者謂三省並建撫臣請罷督府廷議貴州嘗
楚蜀之會今巡撫具文武材其以川東湖北轄貴州
罷督府便先生上便宜五事　上納之貴州半雜夷
道多剽掠乃馳羽檄分道遣材官護游徼偵察之嚴
踐更懸賞格夷寨各立夷長籍記寨中諸夷若干人
保界分區界內有犯坐夷長於是諸夷無敢竊發道

乃逼夷酋楊珂仇其叔進雄據六洞先生則以進雄
故立珂爲後後有子欲殺珂諸夷將釋憾於進雄無
所發珂急率憾者距進雄歷十有七年當事者議未
决乃授有司方畧責珂降珂乃面縛伏辜待以不死
事　上詔賜白金文綺論功有差於是先生部署諸
夷法不執者將王世麒叛清浪宋廷武宋鵬宋鶩叛
草唐王阿利等叛平伐先生策曰世麒祖父逆節久
漏天誅乃今济惡不悛亟誅世麒以正國法諸宋由
并襲起黔蜀覬望三十餘年出其不意急縛之一旅
足矣平伐負固爲虐可襲而擒於是斬世麒擒廷武

鵬隱得阿利境内矣。予會有人言先生以故南去，先先生聞仲弟維庭病甚，則自江西趨歸，未至而仲亡，哀之甚，會程期急，尋以單車赴貴州。居常念仲不忘，食寖減。驛書至，先生頓首曰：臣不幸有狗馬病，使臣得歸骸骨，終餘年，君之賜也。先生彊直方正，不取苟容。初對公車，長公所善故人在供奉，先生無私謁，心望之。先生射策得當，執政聞且薦高等，故人匿先生牘，遂不前。居江陰，會舒御史汀行縣故事，御史謁廟，縣官長跪候車。御史方齮齕諸縣官，暴甚，先生倡言曰：天子置縣官，南面而臨百里，且先師在祭

何曲踞而皺橋門御史目攝之然卒未有以中也始爲郎吏部尚書熊公決請以吳郎調吏部坐不拜嚴相國議格不行嚴相國屬先生序鈐山詩先生固辭謝罷山東不調客以行間說先生先生謝曰僕待罪儒宗終不以善士而附相國坐泰安州試士段御史劾言且按部來有司請避舍以居不許濟泉大夫畢從御史登岱先生獨罷不行及就江西監司過御史京口前驅不避御史嗛之　上遣使者出貴州使者失望尋中以飛語御史亦倡議南中悉平直道不容郎明時不免耳始歸田里季弟維京亦自禮部移官

先生語曰吾藉婁入官當毀譽冀矣自今惟日封諸子而訓忠孝力耕稼供田租此吾事也季甫壯其母忍先業以報國家比年讀書灌園將以家食老矣季轉南京刑部省先生於家會先生哭嚴氏女過哀病大作踰月而病革召季及諸子屬後事語甚詳顧謂鄉人未子甲往饋朱衣毋以歛乃瞑先生家世益州顧折節務恭儉年少嫻於文學終身不衰始從官京師執舉子業師事袁郎秦莊郎用賓既而講德修辭師事毗陵唐太史應德從毗陵諸令善臨川徐良傅臨朐馮惟訥從諸尚書郎善濟南李攀龍江東王世

貞武昌吳國倫廣陵宗臣朱曰藩當是時濟南江東
並以追古稱作者先生即逡逡師古然其持論猶宗
毗陵其獨操蓋有足多者乃今遺文具在大都載奏
議及歲編中

僉都御史楊公豫孫傳　湖廣

楊豫孫字幼殷華亭人爲人絕穎慧彊記博極羣書性端嚴沈毅明於理學即私居無燕褻之容與人交傾肺腑相示而尤好稱引善類年十七舉應天丁酉鄉試登丁未進士釋褐南京吏部考功司主事陞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中陞福建監軍道副使改湖廣提學副使能正己率人望之儼然諸生自考校外不輕交一語尋陞河南參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未幾改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時華亭公當國引豫孫自輔凡海內人物與國家典章悉諮而後行由是士大

夫微求知事事公者曰輻輳其門豫孫遜謝之終不從違乃力求出遂擢僉都御史巡撫湖廣豫孫蒞政務清議人情案牘剖決如流日坐鎮雅俗而已拔下官勤款有體吏犯小過輒以好言勸諭之不欲爲束濕毛鷙之令人皆愛而憚之踰年地方稱無事以病卒官遺命家人無受賻賵以澆我平生其後上下諸司有所饋遺悉卻不受其守已峻潔至死不渝如此所著有經史譜遺二卷成史若干卷文集若干卷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祐墓志銘 大同

葉向高

公諱祐字淑修拙齋其別號也東萊掖人五世祖寛有隱德寛生宣宣生通通生貞貞生廷廷佩是爲公父貞廷佩皆以公貴贈大中大夫浙江布政司右叅政公幼穎異絕人日誦數十萬言終身不忘十五補邑弟子員聞淞江萊峰周公負人倫鑒時刺平度州挾策往師焉周大相賞譽諸生崔桓者有俊才周語崔君當北面劉生其他固無能先君也未幾公遂舉於鄉後君十年崔乃舉首世以周爲知人公旣舉益肆

行州學者三書爲嘉靖癸丑成進士授中山司理折
獄明允登薦爲剡二十六以高第徵入爲兵科給事中
侃侃言事無所廻避歲壬戌選庶吉士進士某者其
父方貴顯恃相嵩使爲地公直疏其事且引昔人所
論九品中正之弊爲喩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
上感公言詔罷選嵩擬試題進怒擲之地自此有
逐嵩意矣都御史某嵩黨也撫閩多不法公疏劾之
并總戎二人皆抵罪中外肅然隨以贈公憂歸毀甚
除服補吏科屬大計所彰癉悉當輿情四明宿司理
嘉興侯太守被流言公力爲申救得免其後二公並

至大條款歷有聲公所爲保持善類多如此轉刑科右兵科左巳出守淮陽故事左右諫不嘗守公爲守則以前貴顯者方柄銓修郄左公公怡然就道至郡首葺徐節孝祠梓其遺文以示風勸列矦某建節督漕勢張甚前二千石皆伏謁公獨長揖山陽沭陽二令暴横爲患按其罪罷之屬吏凛凛畏公如神明乃其民愈親公有訟者公涕泣誨諭輒悔罪解去郡適賦十餘萬公奏蠲之淮人相率祠祀治平爲天下第一當事擬有異擢修郄者欲撓公則語當事淮陽守信賢第氣豪甚宜稍挫以藩臬使老其才遂晉浙江

按察副使備兵淮揚時海寇釋發公日夜治兵逐賊
島中再戰再勝捷聞賜白金文綺通泰鹽徒縱橫出
沒至執殺官校公謀誅之或懼挑禍公曰縱賊殃民
知職守何卹不濟願以身殉遂以除夕進兵夷其巢
淮揚民始安業晉浙江右叅政分守金衢吏民攀留
兩臺使者聞諸朝詔從其請以新秩視事僅七浹月
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大同為九邊要害
地去虜最近套酋俺答吉囊方相繼深入陷石州屠
昌黎寨下岌岌咸為公難之公至則諏咨利害得其
要領謂雲中西聯東勝東接右衛聲勢連絡自二邊

失守以險予敵五堡之役復以兵亂不終雲中遂孤
懸不支矣宜乘時聚落耕休控險戍犄角之勢漸而
復五堡援右衛屯田訓士且戰且守庶有寧宇於是
相地形增亭障稽覈耗漏率勵勇敢戒諸將各守分
地毋輕出塞擣虜邊政大舉虜不得利引去間一入
寇公督兵禦之俘斬數百奪馬牛羊千數提閫易白
金文綺仍陞俸一級虜自是稍挫其部落多來降公
疏請便宜處置千人以上則爵其魁游徼卒敢邊徼
者罪　制曰可當是時微公雲中幾殆然公治軍嚴
諸執袴子弟不得竄籍冒功遂騰蜚語公亦以念母

太淑人喜移疾乞歸時年方四十三月率其弟次公娛侍膝下于于樂也太淑人病公旦夕禱北辰晚進飲食竟愈春秋登九十乃逝公歸養且二十年矣於人子之心可無遺憾公猶哀毀不減於哭贈公時蓋生平孝友出自天性家故無厚產田園稍腴者盡部以予次公次公亦知公愛弟誠不謬爲讓也族姻知故貧困公次第周給故童子師尹先生罷縣佐歸窘甚公絕少分甘終尹身無敢失早年即嗜濂洛關閩之學紬繹不倦晚益精詣以爲學問在正心體不墮知見賦詩作字皆非切務海內名人接公者咸遜服

自謂不如家居薦章屢上而公已絕意仕進以某年
月日卒於正寢距生某年某月某日年七十有三

僉都御史侯公于趙傳 山西　　杞縣志

侯于趙字宗度登嘉靖乙丑進士授平陽府推官清介執法多所平反陞戶部主事尋改兵科給事中歷工科都給事中前後疏數十上皆切中時弊戚畹武清伯李某一日請營菟裘費三萬金 上以 太后故允其請公抗疏極言其不可舉朝皆爲公危公亦懼不測乃與家人訣別待罪 闕下賴 上英明袖其疏不使 太后知公得以無恙而李計遂阻於是中外皆憚公爲直臣矣尋以開泇河議與江陵相公左遷出公爲江西大叅陞湖廣按察使右布政尋陞

山西右布政未夢權為都御史巡撫本省先是石樓縣民寨來為盜勢頗猖獗聞公命即時解散時北虜款義王奄達物故部落內鬨公慮有意外乃多方宣諭虜酋黃台吉青把都撦力克等移咨延鎮傳諭卜失兔阿不害等各以恩威相持勿生它故陰為繕兵儲糧之計邊方賴以無虞屢蒙白金文綺之賜未幾以母喪去家居十四年累薦不出卒年六十二子應琛前闕請恩例應一祭半葬　上念公邊功特賜全葬及妻張氏並祭祔葬益異數云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阜南陸公樹德神道碑銘

王世貞

陸之居華亭自婁侯遜始也其後機雲以文學擅天下聲而他族之在江右者九韶九淵並挾孔氏不傳之秘後先爲東南冠紱然未有如今中丞公仲季之盛者始中丞公與其仲氏少保公樹聲用經術取巍科俱蕞文苑標而又能相砥礪名德至賢公卿乃其所得於心學者吾不知於韶淵何如要之當聖門不爲後矣中丞於秩爲第四品其卒也法當僅得祭而故嘗膺太僕領中大夫誥中大夫三品下於是兩臺

以中丞計開而以太僕故秩請　詔予祭復予葬法
樹碑神道少保公手纂公事行累數千言其子太
學彥楨則紀復萬餘言屬不佞貞曰幸爲叙而銘之
貞視宮保公通家子素嚴公而善太學乃爲之叙叙
曰公諱樹德父曰贈大宗伯鵠娶沈夫人有三子而
公其季也公生而端重穎敏讀書能通曉大義工屬
對父母絶憐愛之然貧不能資束修時少保公已前
贅於李矣而沈夫人復逝公哀毀骨立已而里中薛
君見少保公[illegible][illegible]奇之謂李父曰吾僅一女安得才如
而婿者贅之乎李父曰有之即吾婿之少季某也是

時公年十三矣薛君請於贈公欲得女尚公贈公撫公而泣曰猗而母在吾何忍棄之薛乎手錢一挺納公袖曰與兒作美食公飲泣而別已而得美食輒以奉贈公贈公嘗而惟之徵所從得則皆出自袖中益公未嘗私一錢也贈公泣歎曰兒殆純孝矣公自是文思驟發所受經凡四師皆謝不任而最後乃事少保公得其請獨深公益自厲勤苦非丙夜弗就枕公雖名爲贅尚未授室及少保公之成進士而公補博士弟子也薛君歸公於家使舉親迎禮儀一鄉大夫重御公公力辭曰士而大夫車非禮也竟以徒步往

時人異之明年當鄉試公不利有司而少保公時以
移疾予告聞公謀而欲道地焉公不懌曰是幾我也
始進之謂何謝弗應又三載始舉鄉薦明年下第歸
又三載以少保公預試事不聽入自是公連躓者垂
二十年而贈公亦巳捐館矣公之在公車時屬其伯
氏夜中盜尉徼得其主名欲以爲功而見徼者不勝
楚自誣服公察其有寃色夜密聽之得其兄姊自相
詰語而徵其狀知爲尉卒誘使證也力請釋之俄而
眞盜得贈公喜曰是兒非豎儒異日得備李官不足
爲矣公成進士業四十餘有善少保公而憐公才者

引之就館選公遜謝曰病不受佔俾也就選人格御
嚴州府推官於是贈公言驗矣公在事益精明雖耿
介絕俗而不喜爲煩刻其於單赤尤能曲體其隱以
故僅三月而聲稱著聞公於事勇往無所避太守意
忌之弗善也公亦弗爲動然至守當入覲公署郡事
而撫公有所委非屬公詗守何狀公力爲明其無他
守竟以是得免公弗使知也然丞奉檄按武義令令
夜行槖有所居閒公叱之出盡法無貸罷御史尚鵬
於僚屬鮮當意者至公獨無間言曰廉士廉士公以
卓異徵當授給事御史而會少保公石爲少宰公於

[illegible]遷道拜刑部主事始公之徵吏民哭攀者以萬計遮公不得則肖公像祀之於孔道以見思公既郎刑部少保公實不赴少宰召也公不鄙其官益治文法無害而與其同舍郎鄭履淳等遊相與砥礪名節履淳上疏論時政大有所指摘實從公謀具草公始欲聯姓名會疏中語稱少保公乃不果而履淳得廷杖錮緹騎獄前是公以進士肄事時嘗具諫草其言絕懇有人所不忍聞者同年蕭某讀而寸裂之謂公欲爲名耶即欲且累 上德而至是復語公第小忍之職行及矣亡何公果改禮科給事中時 莊皇

帝每朝及經筵默不發一語公謂易上下交爲泰非
與公卿輔弼相論難何以剸君德而酧萬幾上疏極
言之不報公又條議諸邊計甚明晳顧語多侵總督
譚襄敏綸公旣遷兵科爲右給事巡視京營而譚公
入督迎謂公不穀戴慚顏以見惜公疏且稍有所扭
橋不者不殺可奉以免咎矣公歲且滿例得舉刺而
所善者緹帥朱忠僖希孝以其私人屬公公立論罷
之遷其科左巡視內十庫公擇諸中貴之謹愿者好
語之曰輸戸以公等抑勒畱難之故破家者屢矣然
非自公等始胡不自謀之而令我曹得爲名諸中貴

秦楚相戒有所約束矣亡何公以冊封周趙二王國
嚴卻其饋俄遷禮科都給事中　皇太子將出閣公
疏所以資睿學者而未歸之身教語剴而精當是時
新鄭江陵二相國讀公疏而歎曰向永流也俄而
太子出閣公以侍班拜金幣賜詔天暑暫輟東宮講
讀公力諍之報聞當是時　莊皇帝頗倦政而日月
交儆旱魃起公前後疏皆危辭侃侃而　上不豫公
疏請慎藥餌內言伐陰之劑不可服其請詳保護則
甚言仲夏亢陽之月所宜謹其指益危　上意不懌
然以公言者難之為留中獨下公所請召輔臣以資

靜養疏而諸大璫嘵嘵謂輔臣曉醫耶必靜養而召輔臣如我曹何公亦不顧而諸璫中復有請開戒壇爲　上造福田利益者業得請矣公復抗疏言佛法故非聖世所有特其空寂澹泊稍有合於吾儒寡欲養心之旨故其說久而不廢若乃戒壇度僧男女叢雜宣淫道侈因佛之所深惡者柰何輕信左右之說而遽復之夫　陛下不以聖躬爲虞虞無所事佛　陛下而以聖躬爲虞則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萬全道也亦佛所弃也　上爲停戒壇當是時新鄭江陵之好衰而互爲構　公平心其間無所附麗一

公亦爾隆之有尚寶卿劉者上書議切時政其大指在新鄭公以非所宜言且得罪或謂公宜特糾之公曰彼言事者我何以糾且奈何緣執政指無何　上晏駕時中貴人保横甚新鄭決策去之而公與言路各有疏發其姦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併齮諸言者獨不能有所加於公會當議祧廟公請毋祧　宣宗而祧　睿宗以嘉靖初所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行天下聞而韙之於是官保公復召爲太宗伯矣公於法復當避僅移尚寶卿滿三載始擢應天丞甫至而當皋卿試事棘以內外咸公主之纖巨井井公於丞

事毋所不精密吏洗手奉法惠浹閭井又嘗以推尋
大司成事諸生服其行循循就矩尋改太常寺少卿
遷攝翰林光祿鴻臚篆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
遷亡滿考者而公前後凡七年以中貴人保在事故
然公了無所觖望其任職奉公非諸公所敢望已進
南京太僕卿卿治滁故遊地也公第取前輩王文成
公建義倉及欲授諸生遺意行之而入爲太僕卿前
上進今官出撫山東於是中貴人保者業得罪竄矣
公益發舒且感　上知恩有以稱塞即馳入境首問
民所愉苦示之廉一切供張悉罷去與按使者約廳

修不相入車門絕私書僚屬相戒爲愼公間留客不過酒茗餻菓而已客偶謂齊優一何拙耶公命必替司宴有之次日入謁以微言自引咎不已衆相顧錯愕不敢對而優畏絕矣齊魯之詰盜者盜公悉集成案覆之而出其冤者又請裁募兵費蘇里甲戒苛罰俱得報可東人大悅公素不喜食肉其行部所給奉不過蔬粥一簞器而已篚朴不妄施獨於貪墨吏無所縱舍時時一按覈皆以爲神明然公體羸而竭精吏事遂病痺會德藩宮後有白雲湖者故民佃也而奪於王業已歸民矣而官者與中貴人之代保者安

有違必欲復之公執不聽然益邑鬱不得志上疏請
告歸太宰楊公巍歎曰吾獨不能爲東人借公須臾
耶爲言公之賢而請聽之計未痊且必用報可公得
請使院儼然一無所齎持至道途之資亦謝絕吏民
擁車而號者竟百餘里車枳不得行公爲之揮涕旣
歸闔門謝客唯與少保公相對默說道理巍坐竟日
間召兒輩侍立頗及微時事諄以修身居鄉大要警
一侍少保公行田里中兒爭指目曰非兩疏也耶公
踧踖不敢當曰吾何敢望少傅受吾自以犬馬病不
任耳公凡三被臺薦與少保公爲行旣而預溯廣之

權則公瘠矣公爲人孝友忠信其事父母獨能得其
癯久而哭之毀伯氏之食於家非公與少保公弟稚
也公之莊愛少保公亞於父其砥節秉行壁立萬仞
之志畧同然少保公寬頗以辭色假諸子姓而公更
侃然以故咸樂就少保公而懾公之嚴惟公亦自比
於程正叔先生以爲不如家兄也居官所與遊皆當
世豪傑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蒞處必闢闔利便生平
未嘗以私干人亦不受人私其於諫忤旨及犯權要
人者數矣然而竟以其身免歷位融顯優游令終豈
非天哉嗚呼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者非耶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孫公維城墓志銘 前林

于慎行

孫公以萬曆壬寅六月十七日卒於榆林軍府冢嗣洪基逆其喪以歸卜於某年月日葬於祖兆以待郎命先期奉中丞王先生狀再詣穀城山下請誌與銘禮也行無似故獲事公知其品地而王先生公之石友以書來言誼不得謝志曰公諱維城別號衛宇東郡丘縣人也洪武初有諱文中者再傳諱剛三傳諱友四傳贈方伯公諱麟五傳贈方伯公諱尚賢六傳爲公公母贈恭人以嘉靖庚子三月十四日舉公

公生而偉貫端凝性質卓穎既補邑諸生文聲日進隆慶庚午舉山東省試明年辛未成進士授滑縣知縣服官恪慎能子其民旋丁內艱服除補太康邑俗健訟伏不可詰公預爲籍記皆知其蹤迹主名有奸輒發縣風遂止已丁外艱服除補任丘任丘當道多中貴及士族繁倍二邑公持法堅信無諱與邇邑賦不均屢疏而登下之豪民無匿其奉過客如例而止無加禮也滿考書最萬曆壬午召入授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先是江陵相君奪情起復會國諸生吳仕期將上書蕪之未發而郡守 宗武微得其章以自

摘江都御史櫝櫝者相君私人馳遽以告楷而欲諸獄生婦爲寃書千言走都市哭公至首疏其狀劾都御史及丞下吏適戍邊天下快之故侍讀趙公志臯等皆以忤江陵指中考功法公又疏陳其狀謂三臣所言皆不悖無罪而錮觖海內心　上用其言立召三公復位其後皆至卿相而方是時海忠介公爲大夫亟稱服公曰吾臺得汝君乃重耳中官田玉奉祠玄岳請得假符節如鎮守法公援引祖制力陳不可又以請宥言官忤旨奪俸一年而會丁亥內察公以考績入都座師許公從容謂曰某公吾所厚善方負

時名卿有他幸爲請護公對曰門人待罪南床惟知
彈赴戚畹裏者大臣爾他固不知座師默然於是竟
論罷某及他要人直聲益震已出爲松江知府時公
方按下江雲間爲屬則上書求罷主爵不得已爲改
永平至則值有海警督率將吏嚴飭干撤繕城濬隍
條平賦役采葺鄖乘新昌黎孤竹之祠以暇延見諸
生品其藝術禮敎大興再覲明堂課二千石治行皆
爲第一壬辰陞山西按察司副使分巡赤城赤城者
上谷要塞也公躬歷險阨簡卒蒐乘多修弩矢刀戟
守具益築亭障二百六十所皆稱堅利招屬夷史車

二族得其生口千餘分布塞下論功進山西參政旋以考績進按察使受三品誥命虜小酋安兔恃其驍健挾市龍門曰請以鐵騎五千待命關下惟大師進止之督撫請公云何公曰無傷也因請試華其賞而遣譯語兔曰若乞兒也衆不能千人必借兵某酋某貪漢物誓不借汝虜王又陰許我召汝辭渠不則收汝部落吾以大兵壓之爾安所乞命乎兔聞嚙指曰太師知吾虛實乃獻出邊偪夷自贖毋敢挾市幕府奏上其功進右布政使移守宣府與中丞新城王公同心共事謀畫相參夷人闌市乞賞一切裁以故事

一餅一衛不得浮千歲積撫賞羡金十有四萬及軍市租五千皆充年例將吏悅服久之遷廣東左布政使鎮人安公乃大講督撫上書留公詔從其請改山西衘分守如故滿考奏績受二品誥命庚子虜寇延綏詔簡才臣往撫廷議推公乃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開府榆林至而卜莊諸酋叩關乞款議者多不敢任公疏九邊俱開關市而延綏獨閉不納有如虜衆生心號召別部併力内侵是以一鎮代受諸邊寇也且明詔業巳許之而以小費渝約示不信於外夷一旦用兵所費將大疏入朝廷從之公則上言六事曰

預遞發曰專責成曰酌馬數曰嚴賞規曰重命地曰改市期部覆皆如請礦稅使者並緣西邊多所漁獵公疏劾狀屬歲大侵糴關中粟萬斛以餉吏士留而不饑先是宣府師某鎮之世家也力鉅而有內主公與同城常以法繩其部帥則中公有南粵之徙及公開府延綏帥亦移鎮共事如前一日登城而望積沙高與城平命發餘卒除之帥因號其衆曰食不宿飽除沙奈何遽沙不可盡也卒乃大譟甲而陳公啟門問得狀乃諭曰本除城沙防寇攻耳安所得邊沙語衆悟乃散而言官爲所扇動遂以適公公第謝過求

罷亦不自白有詔晉公治亂卒首如法而公業以積勞成疾及有此役亦不能無邑邑遂卒於軍郎中泰君兵道劉君入哭檢其橐中餘裁秩金一鋌軍中將吏無不流涕鎮人爲罷市焉制府李公請比以奴勤事得賜大卹禮臣未覆明年閱邊使者又以公所興修疏爲請卹樞臣覆而未下乃祭葬以俟云公爲人修長踈爽風骨稜稜不爲纖趨自少至老動止準繩無失尺寸自奉蕭然其才廓落恢弘而出以愼密然不知有機械事也練習朝典洞曉邊情凡所謂度戍中機宜去永平時僚吏以府藏羨金致之境上笑謝

弗納其去赤城口北亦然故給事其嘗出權相門下爲公論所斥摽重而入幕都將有祈於言路及叩公門閽扇謝弗與通山人遊客爭持朝貴尺蹏遊謁桀上毋敢造公者曰固知其廉貧又不肯遊之路將故不往爾遷官過里故人以逋租繫請爲居間解故所服銀帶代之輸官而不爲言其與人多此類也座師江陵柄政三爲邑令不通一牘寒上十年於中朝要貴亦終無所請問其介特如此然其議論常依大體聞有自恃操節而繩人以爲名者亦不取也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定宇馬公文煒墓志銘 江西

于慎行

前巡撫江西都御史馬公諱文煒字仲韜號定宇青州安丘人也　國初六世祖四公有祝虎之異氏其里爲虎林四公生仕能仕能生斌斌生隣世隱於農隣生驥始用經術著名里稱五溪先生有子三人贈中憲公惠者其中子也娶恭人門氏是爲公父母恭人娠公大期而生白衣重胞贈公異之語恭人兒有貴徵顧吾非久舍兒去矣再踰歲贈公果逝恭人茹荼撫公六歲過里塾聞伊吾聲歸請於祖願就外傅

稍長從季父霞山公受易嗜濂洛家言恭燕舊選十七補諸生試輒領其曹耦而丁毋恭人艱嘉靖辛酉舉東省試壬戌成進士除河南確山令綜賦均郵興學飭傳事事可爲永利士民尸祝之尤稱其折獄爲神一日有永盜卒磔死於塗卒毋詣縣訟殺兒有主名公笑曰去令爲若跡之已從園墻呼卒故所捕盜李某訊於庭戒門者勿辟人人爭前睨令跡殺人何狀公遽傳令闔扉盡訊諸闌入者中有三人腳李色動立叱縛之具服故李使殺卒者也其子甲與人共販夜行澤中殺而奪之錢詭言中盜死也公察其色

有興下之獄使吏紿其母妻甲事露已自實奈何可忍持所奪錢來幸毋遽坐毋妻驚懼探囊中錢付吏甲遂伏辜諸所摘發多類此隆慶改元徵入為山西道御史出按鹺兩淮上便宜六日減開中日收餘鹽日禁私煎日議本折日止截掣日治撥豪俱報可比代積羨十餘萬金以抵正額商困乃甦請建運司學處賈子之儁文教以興亡何請告起補浙江道廷試大辟政府有所欲出公勃然日是嘗希相嵩指殺忠臣錄及其二子罪炊且不蓋何言出為政府不懌而罷公竟用是遷守德安矣到郡猾吏閔其風重足

立阜關之豪險戒勿犯馬府君隨州守坐賦露按劾法有要人為請公執弗聽俄而要人拜楚中丞同官胥為公危公益發舒不少避中丞竟無以難楚恭王薨而嗣子在抱攝者謀奪其國與妃相訐奏諸司雜治不能決檄公入王宮問狀公以片言折之羣小伏辜嗣子得有國矣為郡之明年城雲夢明年城孝感又移郡中要害捌小店新河二鎮募卒置堠刁斗相聞郡無萑苻之警暇日集六屬諸生躬為甲乙各以使宜置學田共可數千畝徙隨州學宮於城爽塏偉麗紳衿奮起至今頌之甲戌朝正月會 上修先朝

故事表二千石尤異御路朝召見面勞之日若等員衆其爲朕善拊元元賜白金文綺頓首受出公名在首列焉乙亥就擢按察副使治兵荊南荊故相君里公一以惠文從事無所撓日討軍實教騎射增樓船組練之甲雄於上游江故有堤而齧公重築之堅實倍舊荊人呼爲馬公堤也戊寅進左叅政備兵荊南郢數歲大祲亟檄所司賑貸及條荒政下邑所全活萬萬計又遴簡所部茂才儁而甲乙如德安令公未去荊而兩試所舉士巳各十數人一時人文彬彬盛巳會 上遣中貴爲江陵相治第監奴橫行郡中

嚮置於蘇貴人姚謝廼巳辛巳以久次陞按察使公先後任楚楚人習公神明滋用震慴顧持大體不欲以鉤距鉤名民滋見德癸未入朝江陵相巳適主爵雅知公久淹即拜江西右布政使轉左遂晉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出教以十事要約長吏日持廉平勵明作除繁苛謹防禦重讞鞫愼催科拯弊俗滅訟黷禁淹繫省追呼十三郡奉約惟謹而臨江守某最號爲毛鷙所箠殺平民甚多前中丞務其罪下公斷實竟伏法不少貸金谿民以均田窘其郡邑脅丞因集士命自衛縱刼掠勢甚張公聞報從數騎馳往諭立解

敢之泉其渠魁屬從事艮吏爲均其田民不敢譁革除夙難諸賢練公安曾公鳳韶輩久巳褒録而親屬坐戍如故特疏請解岡所釋還百餘人公論快焉然公執繩頗嚴下不得遐求所間公廼嫉悍宗數十人誅而呼癸庚擊傷吏卒公以狀聞因乞自罷　上爲譴削悍宗任公如故諸不逞益恨然無以中也公往城孝感嘗得古鼎一王元美作記以爲此仲山甫鼎至是中者爲飛語入之疏中謂公以古鼎餉江陵相內交然鼎故在公閣中未出也公笑指曰嘻而鼎尹吉甫而要君吾今復負而要相閙者絶倒嘗事爲公

理甚晳癖其剛直不諧於俗知公所繇得謗以此有
旨聽改南京公遂歸歸不踰年南北臺省交章薦公
部使者先後薦無虛歲家居十八載對郡國守吏諱
不及私至爲鄉邑畫利病則纚纚不厭里人以此德
公公病痱走羣望禱者千餘人没無少長皆爲流涕
公生於嘉靖癸巳九月卒萬曆癸卯二月年七十一
元子[illegible]能從能先後各以其經冠東省士又以壬辰
同舉南宮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蒲汀姜公墓志銘 [illegible]陽

余繼登

中丞姜公諱璧字元卿別號蒲汀順天文安人世以孝弟力田爲德於里里長老言此其後當有興者及公生而馴謹篤學以三禮起家領隆慶庚午鄉薦明年辛未成進士即以其年令欒安萬曆丁丑入爲河南道監察御史戊寅出按兩淮鹽法旣報命以外艱歸癸未服闋出按中州以疾歸丙戌起原官巡視京營戎政復巡視京畿兼掌河南道事大計佐吏公在西臺先後十三年始進大理右丞尋轉左晉左右少

辛卯春晉僉都御史撫治鄖陽壬辰秋有言公適化者詔改公留都公以太夫人老不復出又三年疾卒於正寢距生嘉靖庚子得年五十有七初樂安有大俠王彥飛者聚黨橫里中操赤白丸報讐以睚眦殺人它令莫敢問備兵使者行縣索之弗能得公至召諸賊曹語之曰若輩受賕縱奸皁當必能縛王自贖嘗貸若皁衆恐願自効即共爲具飲王中酒伏健兒急縛之公度已得王又慮有道劫者預勅尉率徼卒遮之劫者猝遇尉悉駭走遂逮彥飛至庭論旣具立斃獄中而爲移散遣其曹悉勿問衆咸高祈宗在邑

五載威惠大著其被淮上也主在杜干請剔積蠹富商倚請託爲奸利者無所容其私奸商張國用劉威輩各以輕重伏法時淮揚饑奸民以其間競爲私鑄錢法大阻商販不通百姓嗷嗷幾釀大亂公檄所司禁私鑄而亟發金錢萬餘倉粟數千賑之始以事聞所全活甚衆於時黄水入淮淮大溢總河大臣與撫臣相掣肘而有司行河者卒委之倅貳又有議罷老今舊隄勿修而別開支河者公疏言倅貳權輕不如專任守令大臣事權不一難責成功宜罷總河以其事歸撫臣便又河口外高内下開支河則引倒流之

潛開私販之路不若修范公廢隄使內水不出外水
不入外不損鹽竈之地內不傷耕植之田歲凡數百
言皆鑿鑿可行部覆如公言事竣有白金之賚中州
宗室最衆而祿最不給或有言宜開宗學恤貧宗者
下有司議悍宗睚眦指是爲宗正睦檡畀爲其黨
羣擎之因聚衆稱亂人情洶洶公時方在道聞之即
疾馳入大梁捕其謀主表東魯數人令武卒列伍循
非常始疏陳其狀有詔梟首惡而釋其黨中州晏然
公嘗言治太猾宜緩急則謀洩而易脫平大衆宜急
緩則黨固而難安眞名言也河南贓鍰歲額四千後

漸倍之公曰此膏脂也非刑罰嚴峻何至是卒疏如舊額雖陳東連曹徐西接亳潁故設有兵巡道彈壓盜賊久而罷至是有議復者公言增官則增費若改清軍道兼屯鹽而以屯鹽道移駐則事專而費省議雖寢識者是之公之主大計也疏言五事曰急先務精考覈禁營餽懲貪酷慎委署雖未盡用其言而無私毀譽無徇造請時服其公矣開府鄖陽當僨擾之後推誠布公一以寬行之而不欲如束濕然地方方賴公牧寧而公中山語歸矣公既歸猶有跡公撫鄖時專者見一切鍰金皆儲以待餉議者始息公

豊儀偉貌鬚髯如張望之者以嚴見憚而即之油然可親也公嘗誦伯淳言擬捨短長以希直名有所不能蓋終身以為則焉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東之傳 貴州

鄒元標

新安海内名區也故稱才藪名碩項背相望以予所覩記若吾友江念所中丞者大節禀禀可置諸古司直中乃以用兵訕從予閱世之人不亮其初終假從流俗之毀譽也作江中丞傳

中丞名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歙縣人也宋有汝剛公者由三衢來徙歙遂寓歙長子孫其後評汝楫爲邑諸生封侍御者即中丞父中丞登萬曆丁丑進士爲人魁梧倜儻初仕行人輶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既官御史劾勒

有埋輪志時姦人徐爵者江陵馮閹皆倚之江陵外
言非爵不入馮閹內言非爵不出爵又以僞計令兩
人交疑且交驩兩人者不得而測其倪廠事之夜至
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歿益橫無忌公默自計
曰夫此幺麽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爲腹心病
在腹心不治卽盧扁望之而走忿而疏爵不法狀
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於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
逆黨者紛至而城社鼠淸矣公於是益感激　恩遇
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王得戍去
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副封進王笑曰柱史何言公

亦笑曰爲死御史鳴寃王曰死御史者誰公曰郎乃公土踉蹌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目攝公矣奉　璽書督理屯牧畿輔畿輔人聞江御史名多咋舌去會虜躁躪黑谷關邊臣及諸帥掩諸骼以功聞爲按臣李植糾發　上命公覈屯歐在蓟異數云重臣復有爲邊帥地者公矢心告曰東之生平不敢負國欺君亦不敢故入博名高說者憮而還至則諸掩飾詳密無所得間公佯出郭外覘圜蔬青映人立命健兒取畚鍤未掘藏下窖死者枕相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諸將始伏辜公竟據實報坐

諸將以邊事大振丁御史此呂參江陵科場諸作奸
者海豐楊冢宰謝御史言過具疏參御史外謫公適
自塞上歸樸秩起曰十年來以賢書為奸藪者人知
之冢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參楊與論直之時公言最
多請蠲請賑請免徭役及禁私宮不能盡紀每疏出
都中爭相傳頌　上無弗嘉納也有　詔江東之盡
起言事可嘉其特擢以彰忠讜晉光祿少卿陞太僕
少卿是時諸官輦轂下者皆江陵舊人多回面內愧
心熱又恐人暴其短從旁揶揄諸少年不察遂有曹
起而擊賜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

壽事新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嘗
事太力求去　上使使至皇極門諭留亡何公又言
大峪山事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雲州
病免歸　上手詔起公知鄧州陞僉事備兵沅州尋
陞南光祿少卿入丞大理晉左少卿署卿事所平反
甚多會與銓曹異議陞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擘畫多
大猷惠民有田寢鑛稅有疏障下流有堤皆其鉅者
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擒烏撒酋平高寨苗俘獲百
餘人　上聞賜金帛有差最甚心者播酋仇五司五
司在黔門庭中日苦殺戮公以赤手捋腹鼓舞數千

兵士曾不支乃其心在報國也而諸臣未嘗疆場乘公致仕以文墨繩公得削籍報公遂飲恨歿嗟哉元標而入朝咸席未煖去與公跡甚疏心最偉公者一不能及公者二公歿子娶武林婦偵其夫因在也禮而歸之此所偉公者也同年舒比部疫歿餘一子公入室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謫讒言擊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道要吾將以身爲儀羊此所以愧公服公無能起公九原而拜之也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六十三終